



2802
22-9



述而第七正義曰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漸故以聖人次之

子曰述而云云揚明云述是刪述六經不作是不自創○燃犀解云信是知得古人典章之言不誣好是樂慕意古謂六經即先王之所作者信好是真心相湊合處○存疑云述而不作夫子不以聖自居以賢自居也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信又是好之本必信而後好不信亦不好○蒙引云言我只信是述舊初不自作始焉蓋惟信而好古只見得古道在所當述而不容於有作耳然我之信古而傳述在古之人有行之者老彭是也我之信古傳述惟竊比於我老彭而已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通考勿軒熊氏曰溫厲申天喪側章齊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爲衛君章桓離章夢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記聖人之出處餘皆謙已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

此章自叙其立言事實

集註老彭商云云列仙傳云彭祖姓篋名鑑帝顛項之孫陸終氏之中子也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前世禱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後昇仙而去○燃犀解考云老彭姓錢名鏗陸終氏之仲子堯封之彭城歷虞夏商周壽七百六十歲故曰老彭云即莊子所謂彭祖也少好恬靜治生為事及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正義曰世本云姓篋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篋音翦一云老子也雀云堯臣仕殷世壽七百年王弼云老彭是彭祖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張和仲千百年眼二云老彭王輔嗣揚中立皆以為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為老子其說古矣

寬大戴禮後漢書儒林傳六十九下云魯高堂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德字近君聖字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作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註云贊明也明以註解大成孟子萬章下篇云孔子之謂集大成 折衷之章圖云衷平也中也亦作中○孔子世家云六藝折衷于夫子○楚辭九章云令五帝以折中兮註折中正也又云折斷也中當也 章圖云右第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謙辭

賢者可及記曰作者之謂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

辭老彭商賢大夫見賢通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商

賢大益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

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

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

之謙也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

謙遜而又出於誠實然當是時新安陳氏曰此作者

所以為盛德之至也以下推廣餘意

略備夫子益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

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問述而不作如何

得位止能述而已○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

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朱子曰看聖人告顏

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太段更有制作亦因四

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問春秋恐是

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問信而

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

信如好之者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有箇理恁

地畢竟是欠了箇篤好底意思○楊氏曰孔子自謂

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春秋雖孔子作然其

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群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主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故雖述而實作集大成者詳見孟子集註書述政事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眾小成而為大成○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豈多於述作二字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畧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某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朱子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

子曰默而云云蒙引云默然不言而此理實得於心理雖已得於心而又加學習之功且知其所以知且行其所未行而無厭射之意至此誨人又必期其人之有成略無倦怠之心何者能於我哉言其無一有也所謂丘未能一焉曰何有於我哉見其汲汲於此惟且不足在聖人已能而猶自以為不能何其汲汲也抑觀夫子他日嘗曰予欲無言則是能默而識之矣又曰好古敏求則是能學不厭矣又曰未嘗無誨焉叩其兩端而竭焉則是能教不倦矣○存疑云識是記得不遺忘也默訓不言言如何講說誦讀是也不待講說誦讀而道理自記得非是聖人亦不能云云○文林貫旨云之字指理說○講述云三句平看俱是心上用功一說默以心言不厭以功言誨揔承上○袁了凡曰識宜如字後說是也若以為記則陋矣且學記明斤記聞之學而又此何貴記哉不言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此豈謙之志又
如字
是從前聞不交之地聲聞俱喪之中默得默証者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朱子曰非是聽人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雙峯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勿軒熊氏曰先言默識者聖門之學以沈潛淵默為本
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玄
通考 吳氏程曰識前一字音志前說近是朱子於經註中皆用後音後說此獨云爾者蓋懲象山頓悟之

而記與言而記同是攬塵
障覺之事

也蒙引云識訓記訓存不
忘也非著力記憶之謂謂
能不忘為已也

三者已非云云存疑云三
者自是聖人之事註曰非
聖人之極至者蓋聖人窮
理盡性而至於命發微而
不可見竟周而不可窮曰
識曰學乃是餘事不足以
言之也

章圖云右第二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聖人謙辭

言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
也

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朱子曰默而

不倦是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
講貫方能記得或因入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
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
學者久亦易厭視心與已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
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又曰今學者須
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不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
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默而識之便是得之
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
○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
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他
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
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

子曰德之云云燃犀解云德指性言勿涉外面與徒義相犯脩是存養省察若作治而去之便與
改不善相犯○蒙引云德之不脩以行言學之不講以知言聞義不能徙以為善言不善不能改
以去惡言○文林貫旨云德是天所賦的性不脩是未盡工夫學是學那義講是講論義是天理

之宜不善是遷惡是字指
上四事說○存疑云德是
明明德之德非為政以德
之德脩治也去其害德者
也蓋德是人心所得之理
理在人心本自全具人惟
私欲一萌則理為所壞而
德不全矣修者去欲存理
以全其德也

過不吝見書仲虺之誥
此四者則云云講述云此
四者日新之要日新日進
也脩德則德且崇講學則
學且明徙義則義且積改
過則過且無故曰日新
章圖云右第三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聖人謙已誨人
之辭

是吾憂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謂
講而後明王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
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

學者乎 朱子曰脩德是本如有善入之心便是仁不
 我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日磨礪勿令間斷
 徙義改不善須與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
 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
 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須實見得是
 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脩如何喚做不脩人
 而無欲善入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善入之
 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
 心之謂脩者好好脩治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
 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問德之不
 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
 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
 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
 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
 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又曰不善自家做得淫邪非

僻底事徙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
 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徙而從之聖人說
 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
 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
 者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
 不講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
 如何曰脩德是本脩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
 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
 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
 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
 有毫毫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此
 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
 自貶以教入之意○南軒張氏曰夫德不脩則無以
 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夫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
 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巳是豈不可憂乎

子之燕居云云燃犀解云
燕居不必是獨處只與群
弟子燕間相對亦是不然
何以知其申天○又云申
申是展布的意思天是
欣暢的意思兩如字是
形容不盡○蒙引云聖人
陰陽合德不但其應事接
物之間各得其宜至於一
身之容色亦無不各得其
宜如在鄉黨而恂恂者此
鄉黨之所宜也執圭而鞠
躬過位而色勃此執圭過
位時所宜也至於間居既
非見賓承祭之時亦非應
事接物之際故其容則申申然而舒泰其色則天天然而和悅然不曰申申天天而一則曰如二
則曰如者以見聖人德容氣象有非言語可以名狀者姑借此以擬議之耳○洪武正韻云如人
余反與然同論語申申如也易曰突如其如

○勉齋黃氏曰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徒義
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脩身之大要也不
此之務可無憂乎○雲峯胡氏曰德必修而後新學
以講而益新徒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為日新之
要○新安陳氏曰脩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而道
問學是也脩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徒義改不善脩
德之條自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已
應事始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
必徙之改之始可以為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
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
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
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間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

集註程子曰云云表了凡
曰程子謂申申說不盡故
更著天天尤有味似不必
分容色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聖人氣象

其色愉也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
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
悅故知以色言○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
必曰如至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義同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
盡故更著涉畧反作
著非十同天夫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

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
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上蔡謝
氏曰善

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刑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
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
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蹴踏屏氣之時是
以其色天夫此之謂中節○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

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所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二箇和樂纔整肅則自和樂○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大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大嚴厲則不可耳○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天天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新安陳氏曰雖閒居時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也聖人間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符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然也

子曰甚矣云云照解云昔以思成夢今以不夢成思總是由于公無不往來于懷甚矣與久矣相應○燃犀解黃太禕云只因周衰而道不行故不復夢見周公則五衰原非血氣壯暮也不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何必夫子而後有此語耶○唐鑑九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人之有夢也

蓋亦誠之形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備焉則或聞錄永之聲見閉象之形也何也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思道誠心未賢故夢帝賚之良劑果來而得之此其心之神也云云○蒙引云樂天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食黃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戴石屏云竊者夢富貴達者夢神仙○兒說按呂覽諸書載孔子好學夜則親夢見周公而面學焉此與高宗夢傅說同是實事然則孔子此嘆非獨爲行道亦是好學不厭之心○表了凡曰呂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

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是心而亦無復

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宋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

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

自見於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

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

無老少去聲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宋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

覽諸書載孔子好學夜則親夢見周公而寤學焉此中人所難信然却是實理千聖一心本無間隔我心融徹則所慕之古人自然于夢中影現譬猶萬頃澄潭忽見遠山之影遠山不來澄潭不夫而二者觀面相逢此是實事○列子周穆王篇云學有八徵夢有六候云云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云云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笑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畫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希逸云若高宗夢說孔

子夢周公則非想夢也云云釋氏所謂夢覺一如此語極好大惠答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夢覺一如處其好○大惠答書下答向侍郎書云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莫兩極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

集註孔子盛時云云蒙引云集註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復無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者夢也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無夢上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尋出志字蓋夜之所夢畫之所思也所思處即志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嘆道不行之辭

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入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止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畫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

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以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蓋有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證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原不至圖不出明主不興其證兆自是恁地○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且畫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受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南軒張氏曰天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通考吳氏程曰甚

子夢周公則非想夢也云云釋氏所謂夢覺一如此語極好大惠答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夢覺一如處其好○大惠答書下答向侍郎書云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莫兩極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

子曰志於道燃犀解云道是當然之理志是望而趨之期而志之也○蒙引云志於道欲得此道也○睡庵脉云此章通是心上工夫即游藝亦為養心勿分內外本末只志道一句便

念下面數句○尤西川曰志據依游皆志也道德仁藝皆道也道無二道心無兩心生熟難易之問而已矣○通義許白雲曰志道是專心致志在日用當行之道念念在此為之不厭道字雖指行然所以求知其所當然者意亦在其中集註知此而心云云通義許白雲曰集註知此而心必之焉為道主於行所以特著知字在上知在行前也若未知者則求知之亦在志字意內他岐不特是異端是正道上行無過不差誤處謂志之專見之明行之正如行路若認程途分曉到交途九達處亦自能循當往之途無錯也

矣吾哀也句註心身二字絕句蓋承上文存行之語而以身心分之雖未必程子本意然於義尤明○愚按張達善點本心身二字皆作一讀又以勉齋批點四書例推之凡者也相應為讀則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恐當自作一句下文者字與也相應當作一讀於者字下庶得程子之本意

子曰志於道新安陳氏曰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朱子曰志道如知此而心必之焉

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感矣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又曰志於道不是只守箇空底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

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

○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據於德燃犀解云德即道有得於心者據是著力把持疑精管攝之也○蒙引云據於德守其所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

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朱子曰德

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

據於德燃犀解云德即道有得於心者據是著力把持疑精管攝之也○蒙引云據於德守其所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

據於德燃犀解云德即道有得於心者據是著力把持疑精管攝之也○蒙引云據於德守其所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

依於仁蒙引云依於仁則心德之全而與之為一無事守矣○知新日錄李九我曰依字從人從衣如入著衣不離體之意○存疑云仁與德有分別仁是心德之全德則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得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德全萬善備友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未至於純熟不能無間斷博如顏子三月不違是有間斷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依也

可據者○問據於德曰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為忠而得此忠欲為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新安陳氏曰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之方有可據守但又在守之固耳通孝仁山金氏曰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從此第二篇德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吳氏程曰按德者得也凡得之稟受與進脩者皆德也若必曰行道然後有得則明德達德之屬皆不可通矣今本精當如此况胡伯量得之朱子百命充足據也○雙峯饒氏曰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何也曰前篇是泛釋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已合此二者左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

依於仁蒙引云依於仁則心德之全而與之為一無事守矣○知新日錄李九我曰依字從人從衣如入著衣不離體之意○存疑云仁與德有分別仁是心德之全德則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得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德全萬善備友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未至於純熟不能無間斷博如顏子三月不違是有間斷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依也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存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本用常依處志道據德而有下息之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底骨子○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已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為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存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本用常依處志道據德而有下息之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底骨子○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已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為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德積累久之然後至依仁地位志據二者常並行依仁則志之久據之固而心德全但存養而不息矣終食云云里仁篇云無終食之間違仁存養孟子盡心上篇云存其心養其性

游於藝然犀解云藝是道德仁散見於事為之迹者○存疑云既志道據德依仁又必藝者蓋這藝亦此道流行貫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若以為末藝而忽之則於日用處或不能通豈聖人全體之學此志道據德依仁之後遊藝之功所以不可缺也○又云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行如餘力學文意○又云問小學之功以學藝為先此却於依仁之後教人何也曰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儀文度數之間未必能通其意究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蒙引云游於藝雖末節道之全體固無不

該也游者玩其理也其味甚長○湛甘泉曰志道據德依仁進德之事也游藝修業之事也○袁了凡曰游于藝是學文的工夫須要玩一游字舟在水上曰游沈在水底曰游道感而上藝成而下均一藝也不泥其下而超悟乎上便是游遺乎真上而泯没于下便是游

樂記篇之文○通義許白雲曰禮樂體大學者日用行不能盡故兼玩釋其文射御書數既學之即能惟常常玩習之故曰法

章圖云右第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學用功之序

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西山真氏曰道者眾理之總名德則行眾理而得於心者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胡氏曰玩物本非羨辭然以不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

游觀有時而為之陸氏曰游如人之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

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去聲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

於日用間苟有味通亦為全體之累○此章言人之

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一盛則一衰也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理以養性學者於此

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去聲隙逆而涵泳從七容反

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未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

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饜飮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何據底地位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下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道理以此知夫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天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為之理為君有君之理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必心於此

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三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太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為小人無之不害為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為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問道為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各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己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為父子而得夫仁為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以得之而謹

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柰何曰吾於顏子之事
 既言之矣敢聞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
 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也五射曰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
 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
 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由粟布率分少廣商功
 均輸方程蠡不足芴要也是其各物度數皆有至理
 存焉又皆人所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
 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
 亦無自而入之矣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
 罷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
 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
 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
 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
 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
 語而後以身體之則其進為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

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
 ○勉齋黃氏曰道者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學而
 有得之善仁者本心之德藝者六藝之事是四者皆
 人所不可不留意者但三者最重而藝稍輕四者之
 序則志者向心而不忘據者守之而不失依者隨之
 而不離是三者皆不可須臾捨也游則若用力若不
 用力而但上三者則互舉並行而不相悖游藝則有
 不必專心致志耳○問志於道一章古者八歲即教
 之以六藝之事明為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末言
 之而朱子復以為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序輕重
 之倫似以藝為可後抑志道據德依仁是大學之事
 而游藝乃大學之極功耶潛室陳氏曰此却有首尾
 本末與前章別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
 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
 滋味迥別○胡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
 據依所當重游可以少輕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

不忽乎外，以其先後輕重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也。○雙峯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居了。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於藝，若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為放心矣。○新安陳氏曰：志道據德而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既粹由此而復游於藝，則末之該於外者，不遺能濶，用功於本而其餘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體用益廣矣。通考 桓氏復心曰：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以其用力言，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其本體者言，道德仁藝，凡四者，則道德仁為本，而主於內，藝為末，而主乎外，以用力言，志據依游，凡四節，則志據依當先，而最重，游最後，而可輕，用力之時，不失倫序，既能處重者而務於先，又不以輕者而遺於後，則本末可以兼該，內外得以交養，而日用之間，所謂志據依者，無少間隙，從容之際，所

子曰自行云云，講述云：自行束脩至薄，以上及於至厚，則禮雖不同，求教之心一也。故聖人未嘗無誨。○諸說辨斷，姚承庵曰：讀書先須解字，字一訓差，將聖人言語通解壞了。如此章，自字是，自已之自行，是將奉之意，上是進見之意。○焦氏筆乘云：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束脩非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漢延篤曰：吾束脩以來，為入臣，不陷於不忠。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買堅，云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為束脩者，檀弓束脩之問，不出境穀，梁東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王勉夫野容叢書七，吳會漫錄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輩多以束脩為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為束脯者，非是。後漢傳注出唐人之說，未可為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

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真不知優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此章見聖人誨人不倦意。脩，脯也。十，艇也。他鼎。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禮，下凡贄，與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贄，匹。鄭氏音木匹，即鷩也。童子委贄而退，贄之言至也。童子委贄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繫纓也。拾，射也。婦人之贄，椶櫚。束脩，其至薄者。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為。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贄也。然比羔雁為薄，故云至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齊

禮，下凡贄，與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贄，匹。鄭氏音木匹，即鷩也。童子委贄而退，贄之言至也。童子委贄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繫纓也。拾，射也。婦人之贄，椶櫚。束脩，其至薄者。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為。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贄也。然比羔雁為薄，故云至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齊

禮，下凡贄，與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贄，匹。鄭氏音木匹，即鷩也。童子委贄而退，贄之言至也。童子委贄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繫纓也。拾，射也。婦人之贄，椶櫚。束脩，其至薄者。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為。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贄也。然比羔雁為薄，故云至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齊

衛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矣且在馬接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綽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驗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說皆通不可謂束脩為束脯非也○林子全書曰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林子曰束約束也脩脩治也若不能約之規矩之中以脩其身則聖人安所施其教乎○表下凡曰束檢束也脩治也上進也謂人潔己以進未嘗無誨也於理甚通但書傳言束脩多矣皆謂脰脯也

集註脰脯也

圖云周禮膳夫肉脰疏加薑桂服治者謂之脰不加薑桂以塩乾之謂之脯其至薄者通義許白雲曰事師就養無方束脩其至薄者故著以上字聖人言語自無滲漏類如此

子曰不憤云云圖解云憤是心不安於不知發憤求知啓是因其意不能而通之惟是將知此理知猶未明在口中半吞半吐說不得破發是因其詞不能達而達之○存疑云憤廣韻曰憤也心求通而未得其心憤然而不能已惟廣韻曰口悱疑辨也○微言王觀壽曰三隅只借言其推類之多非一隅為理之始三隅為理之終也○甲第云復是別舉一番道理再續之非以三隅復之也○燃犀解云上言未嘗無誨而此又似不誨者深於

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大其爾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者鬱懣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

復也 憤反復扶又反

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悱則其進也

論語七 卷之七 論語七

勇因而啓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所
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顏子是也有成德者有
達材者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也有私淑艾者舉一
隅之類是也○朱子曰悱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
只是說不出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但心
已豁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達故聖人於此啓發
之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
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功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
○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
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
外也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
發其蔽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
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
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
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
上章已言聖人誨人
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功矣

集註程子曰云云講述云
此章三平看不憤不悱不
以三隅反是無受教之地
不啓不發不復是不輕教
蒙引淺說以下句承上二
句謂舉一隅即是啓發能
悟則再啓發之此程子圈
外之說

沛然孟子深惠王上篇註
云沛然兩盛貌

章圖云右第八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聖人施教之道

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

之地也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程

子曰憤悱誠意之見賢遍於色辭者也顏色待其誠

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隅乃復告爾

朱子曰憤悱便是誠意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

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問程子云待

則沛然矣如何有沛然辰意朱子曰此正所謂時
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
節欲發生亦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
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

子食於云云禮記檀弓上
有此語而無字字○燃犀
解云喪他人之喪側字即
有喪之家○諸說辨斷姚
承庵曰夫子不是著意心
體常定最中故發之自中
其節耳註不能飽不能歌
不能二字極發得夫子之
意

子於是日云云禮記云歌
哭不同日○程氏外書卷
七云温公薨朝廷命伊川
先生至其喪事是日也祀
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温
公道遇朱公撥問之公撥
曰哭温公而程先生以為
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
反曰慶糟破裡叔孫通言
其山野也自是時誰伊川
他日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
酒食肉忌且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祖於是范淳夫黃食素奉黃食肉呂申公
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材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云○何孟春餘冬序錄

三十二云伊川以朝賀不吊司馬温公喪而東坡非之世以東坡為是蓋孔子云是日哭則不謂
不云歌則不哭也春按梁書武帝上春日祠二廟既出宮間左將軍馮道根卒問中書舍人朱异
曰吉凶同自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
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
宅哭之夫吉禮莫大於祭
祭可吊則朝賀之日不礙
吊亦明矣
云云蒙引云哭謂弟哭謂
哭他人之喪也若自家喪
豈但是日不歌哉自彼而
言則曰有喪者自我而言
則曰臨喪
不能歌云
微言王觀濤曰註二不能
字見聖人自然而然而不能
也之妙心體常定故發之
自中其節
章圖云右第九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聖人哀死之心
子謂顏淵云云蒙引云行
藏只是身之行藏非道之
行藏也然聖賢身出則道
與之俱伸身退則道與之

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
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新安陳氏曰
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此章見聖人當哀自不以樂而勝哀
○厚齊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
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
行而夫子舉行之故問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朱子曰
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
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煖故哭之日且是不能遽忘○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箇誠字包却須要識
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南軒張氏曰臨
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
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
以養忠厚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
之心也
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慶源輔氏
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
者可以學道○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真哭哀不
能已也是日哭縱或
遇歌樂可以已也
○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此章見聖人出處之正經濟之術
舍上聲
夫音扶

此章見聖人出處之正經濟之術
世不用我
不此隱處便得清純與道証也无所露

俱屈有是夫猶云能然也
不是有其具○又云聖人
無我顏子未達一間故孔
子進他一步許其同能然
者實所以進之也非互相
標榜而已若稱許之則不
必在其前矣如回也庶
乎及語之不惰之類當非
面語之詞此云我與爾却
是面語面語則有引致意
非褒飾之也○甲第云要
看二則字有進退洒落無
一毫係累之意用之則行
是不先取必于行惟因人
之用我出而行之舍之則
藏是不先取必於藏惟因
人之舍我則處而藏之此
其與世推移全無疑滯○
又云惟獨也是字指用舍
行藏言○李南黎曰二則字是順時無心之意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唯我與爾句重美顏淵上○
燃犀解云惟字不輕許入之意有字謂其中有所以行藏者○楊慈湖曰大凡意在於行必不能
藏意在於藏必不能行如柳下惠三黜不已與閔子汶上之辭之類皆不能至於意心消盡固我
都忘謂惟我與爾有是夫信乎非諸子所及也

尹氏曰用舍無與音預於已朱子曰用舍由在行藏安

於所遇新安陳氏曰遇用我則安於行命不足道也

采子曰命只是尹氏添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程子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

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

累於已爾○朱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

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

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

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

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用舍無預於已

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

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

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

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

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

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

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

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耶曾計較命

如何○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問亦能

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

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正藏他一身終藏了事譬如

太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藏了眾

人便沒許多力量雖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

求有一等人雖知命却不
能安仍去營求中人以上
知命而安之不去營求聖
人只看義當如何惟義之
安次不問命故曰命不足
道

在聖人則為事業，眾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室塞都滿，運轉都不得。○此章專在兩箇則字上，如所以任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露則行，潦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奈何底意，何消更言命到得無可奈何處，始言命。聖人說命只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下三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目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厚齋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巳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惟顏淵與已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前迹而不知其心。

也為邦之問，繁可見矣。○勉齋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已，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雲峰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及語錄，當就有字上看，常人未必有此也。二當就則字上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當合兩句互看，狗物者忘義，狗祿用之雖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潔身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張氏師曾曰：子謂顏淵凡二見，如云用舍行藏，唯我與爾，乃面命而稱其善，如云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面命而痛其沒也。蓋文雖異而句則同。前章子謂顏淵曰：通為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為一句，是也。後章顏淵曰：絕而曰字自為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絕而曰字亦自為一句，是也。○仁山金氏曰：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畱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待言者，但孔子聖之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

子路曰子云云講述云子

路行三軍之間與從浮海之喜皆是自負其勇亦學者不可無但子路病在好上故夫子深抑之○文

林貫旨云與是相與共事○諸說辨斷云湯霍林曰章內三個與字要作許字看如云女在陋巷之中是裁未嘗有用人未必許女此用則行舍則裁惟我許女有是故子路見其許顏

子于行藏即問三軍誰與備註萬二千云云周禮五師為軍周制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

子曰暴虎馮河詩小雅小旻篇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鄭風大叔于田篇云袒裼暴虎○存疑云暴虎馮河者未必盡死但雖死亦不悔這是個極勇底人如北宮黜孟施舍一般○又云人之暴虎馮河乃自負其勇謂必不死然有死之道故聖人不之貴耳○蒙引云暴虎馮河便有死之埋故曰死而無悔蓋方其暴虎馮河時便已自擬其死而不以為悔矣若已

也謀自已出者也吾不與云云文林貫旨云不與是不與其行三軍臨事是平日的事○圖解云必是決然意○甲第云臨事是當行軍之事慎是敬慎以處之○覺路丘毛伯曰臨事二句指平且言臨一事必敬懼不忽本此懼心謀乎得失利害極其詳悉必至萬全而後已懼便謀謀便成是一串事體不是畏縮

傳註徒搏云云章圖云徒徒手而無所持也通義此本爾雅文洪武韻云空手而敵曰徒搏無舟而濟曰徒涉黃氏曰暴馮二者皆有慢侮侵陵之意

成謀其謀蒙引云好謀而成謂好謀而能成之非好謀而有成也故註云成謂成其謀全是能斷人多是初間會謀後來無合殺只是輕躁苟且好謀而成成之全在決斷故曰蓋疑敗謀沈毅為要自負其勇與

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聖之清未免於必臧爾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有戰伐意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宋子曰子淵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馮皮水反。新安陳氏曰徒徒懼謂敬其事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手而無所持也

成謂成其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宋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

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宋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

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

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

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事時

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慮字相似此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為

論語

抑其勇而教之勇皆指血氣之勇言

無意無必子罕篇云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勉齋黃氏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敬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於素目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禮之勇焉通言宋氏公遷曰言臨兵制勝之道愚講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敬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以懼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雙峰饒氏曰用之不行是

章圖云右第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前一節以出處之義許顏子後一節以行師之要教子路

子曰富而可求云云圖解云士字指入○宜照解云士字作事字看勿作人字看揚明云如字作若字○覺路葛水鑑曰好字上加一吾字極新切有味全要寫出一種快活處如衛門之詩考槃之詠正是所好的詳脚若徒說義理只是講道學不足以破世情○存疑云聖人此語為中人以下者言本文兩吾字俱指中人說今人都作聖人自言恐未是看來朱子亦不是如此說蘓氏聖人未嘗有意求富之說故圖外之○講述云此章為中人發兩吾字聖人借已以警人非自言已志也不可求以命言從所好以義言○蒙引云聖人明知富不可求此微開關其辭以曉人耳然此章言富不可求是以命言非以義言也言命者為眾人說耳聖人於富貴貧賤一安於義而已命不足道然安於義則其得與不得惟命而已義在我命在天但聖人無可奈何而受之之意

好遊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預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胡氏曰不詳退故有是問乃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音扶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此章為人求富者以命之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字當落字看

從吾所好好去

如不可云云

耳此要須識得

集註執鞭云云周禮秋官條狼氏職云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

安於義理庸見云註中則安於義理而已矣是傍人看出不可作聖人口中語曰從吾所好之義理也此謂各從所志云耳不必效人所為也好字不可作色相不可說所好何物所宜云云各人有性第宜此不宜彼彼既不可為何必拘齋自家性第

以其在天云云蒙引云經世書曰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而後能貴則富貴在天也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取舍之分而以命決之

論語七

執鞭賤者之事

新安倪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子尚在廟為之執鞭其言本此設言

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

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

哉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假設言之取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蘇氏曰聖

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

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

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宋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

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上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須要子細

子之所慎

知新日錄姚承庵云二者非慎於臨時致謹於未事之前而尤嚴於臨事之際也

蘇紫溪曰齊戰疾是形容孔子戒慎之象非謂唯此三者如慎也

微言王觀濤曰慎齊則不慢神慎戰則不輕敵慎疾則不輕生但是理當如此勿說到利害禍福上

○覺路云此見聖人仁孝之真心也慎字固重玩一所字亦見其所關甚大慎齊不在求格

來亨上著念心自在神其慎處直是湛然純一慎戰非在制勝克敵上著念不

欲輕言爭戰傷殘民念如不對問陳之類慎疾非貪

生怖死聖人一身與天地相為參贊是衛乾坤之精

為千古斯文道統計也

此章記聖人致謹處

子之所慎

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如字也將祭而齊其息慮之不齊者以

交於神明也

禮祭統及將將祭君子乃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如字下同也齊不齊以致齊

論語七

二十一

集註所以死生云云孫子

始計篇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通義程復心曰戰與疾皆危殆之事雖有小大親疎之殊然其為利害則同也故皆所當謹

夫子無所不謹又金仁山曰聖人無所不謹俱從容中道人不覺其謹爾然於此三者尤加重故門人覺而記之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謹所當謹之事

予在齊云云蒙引云韶樂也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故韶樂在齊夫子周流四方適在齊而得聞韶樂之音焉蓋深有契於心者因而學之至於三月之久心一於是至不知肉味既而嘆曰向也但聞韶樂之美猶不意其作樂之至於如此之美也蓋其三月忘味之後有以究極其情文之備而凡韶樂之所以美處聖人蓋深得之矣故不覺其嘆息之深如此

講述云不知肉味非三三月絕不食肉亦非貪肉而不知味存疑謂心專於學別念不足以移之或當食不令人設肉或設肉而不甚用故門人以爲不知肉味○徐岩泉初問亦三月不知者忘也與韶相忘而然也當是時忙乎神遊於虞庭而不知孔之爲舜舜之爲孔矣何味之能知

曰不圖云云揚明云此曰發明云不圖句要見不可形容之妙○琅琊代醉編云今之說曰不意舜之樂至於如此夫子嘗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按古註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君獲曲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莫而忽見於齊庭此齊也

集註情文之備蒙引云集註情文之備文謂聲容也情謂聲容之實也味夫子之言蓋其中不可形容之妙存矣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心契韶樂歎其盛

論語七

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尹氏曰天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在豈有不謹之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予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此章是夫子心契之心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學之久因以忘味之久否則三月字連下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文無意味矣

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論語七

二十三

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
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
箇九十月至九十月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
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
自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
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始亦固
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王
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便
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澹有所契于心者
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谷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
自知其忘味也○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
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知肉味曰
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
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
所思之大不能忘也○問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
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

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
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
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
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淡思見其高望而遠志
見其黯然而黑恬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
而不知肉味○慶源輔氏曰天子之學韶樂非但有
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備載之德
當時雍熙乎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
趣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淡而見於
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
能測也○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
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
是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
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與季
朴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
學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

細說盡美云云見八倫篇
以詔舞見衛靈公篇

再有曰夫子云云甲第曰
為註解猶助只是許也當
立意非助他拒蒯聩○燃
犀解云為猶助也只許他
當立即是衛君出公輒也
○蒙引云不曰仕衛乎而
曰為衛君乎正當輒拒蒯
聩時也○燃犀解云諾者
心方思而其應徐也○表
了凡曰蒯聩欲殺南子不
果而出奔宋今云靈公逐
之者從尊也公薨夫人命
公子郢為太子郢不從而
立輒今云國人立之者公
乏也晉趙鞅納蒯聩于戚
城衛石曼姑帥師固之今
云輒拒者惡輒也夷齊諫
伐而餓朱子信而載之傳中本朝學士王直著夷齊十辨其明折極言其無此事此處只重遜國
而逃不重諫伐削之可也○又曰當時衛事自弑母而論則蒯為不赦之罪人自社稷而論則輒
為承宗之家嗣蓋國人之論宜衛君矣然夫子在衛實斬就其公養之禮非為其當立也難以再

有子貢亦有是疑故冉有問而子貢諾之因人而以夷齊為問何人泛問其為何等人品言外亦
有社稷為重弄國或未是意曰賢人便見其所行為是曰古之賢人又見今之所難也只此已見
不為意矣復以怨乎為問又審其存心者人品雖賢而委國而逃或心有微憾悔則社稷亦未可
輕弄也此子貢意也

集註靈公逐其云云事在
左傳文十四年襄二年三
年○史記衛世家第七云
三十九年云太子蒯聩與
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
南子蒯聩與其徒戲陽邀
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
不果蒯聩數目之夫人覺
懼呼之曰太子欲殺我靈
公怒太子賸奔宋已而之
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
游于郊令子郢僕郢靈公
之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
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
君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
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
卒夫八命子郢為太子曰
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

論語七

極治之時作為韶樂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
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後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
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
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
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歟通考仁
山金氏曰三月自作一句點○吳氏程曰在齊絕句
與子在陳同聞韶三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
記增此以釋其意非本文也○愚按張達善點本在
齊句聞韶句三月
一讀不知肉味句

再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云
此章見聖人是非之公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
反 若怪 驥
五怪 公薨而國人立蒯聩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聩而
反

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聩得罪於父而輒嫡
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朱子曰子以兵
拒父是為多少不
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
重之常法言高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就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上說
以清風高節言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
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

論語七

子刺賈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刺賈，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簡子送蒯賈，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賈，蒯賈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

天曰伯夷云云通義許白雲曰子貢之問以爭國讓國相及以求聖人之心而集註亦以夷齊逃國之事以明其無怨足矣而中間忽突入扣馬事三十二字何耶蓋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答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齊平生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大於逃國餓死者然則夷齊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知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夫子不并以此事斷之為無怨也故集註不得不入此段而後惟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也

集註扣馬而云云扣馬史記伯夷傳作叩而無註按小學稽古篇載伯夷之此事章句云叩海虞吳氏曰通作扣說文云牽馬也謂以手牽引武王駕車之馬諫○通義史氏曰通鑑引史記武王載木主伐紂夷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云云此漢儒無見附會不經之言以誣聖人不能不而關之反援其事為證固矣扣馬而諫餓死首陽事則有之載主伐紂夷齊諫辭皆附會耳 首陽山吳氏程曰首陽凡五河東隴西洛陽遼西皆有之唯岐陽西北乃夷齊隱處 怨猶悔通義金山曰朱子云怨出於激發過中之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 細註練小祥也荀子二十子道篇楊倞注練大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惡室寐有席又期大祥居後寤中月而禫禫而床也 集註以天倫云云穀梁傳隱公元年云兄弟天倫也范甯註元兄弟後天之倫次也 視棄國云云孟

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

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

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

牀禮耶練小祥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

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南軒張氏曰子貢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為辭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雙峰饒氏曰兼此兩句左說得仁字盡 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敵蹤所爾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問二

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正者宋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

子盡心篇云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蒙引云伯夷叔齊之讓，若天王判之，當屬伯夷國本，伯夷之國也。故孟子一則曰伯夷二則曰伯夷不及叔齊，權衡審矣。

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入子之亦言。乏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蒯瞶與輒若有二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瞶欲入子以兵拒父，是少不順議者，以為當立公子郢，不知郢不肯做，蓋知其必有紛爭也。使夫子為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拔郢立之，斯為得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纔傷著本心，則不仁矣。○雙峰饒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兄。若輒之拒蒯瞶，則是忍於抗其父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雲峰胡氏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

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為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入心天理於心安乎。○程子曰：伯夷叔

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新安陳氏曰：兼諫伐言，所以廣其不

悔之實。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問子貢問衛君事，朱子曰：若使

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登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不欲二者相去。奚啻瓠球美玉，直繩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論人物而知處人倫之道仁以事言

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短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太綱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十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為也。○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次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榱桷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

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慶源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太義之乖，則不知察也。萌贖固得罪於父矣，而以輒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乎？輒嫡孫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君父，又其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為國家者，不可無君子之論，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也。○齊氏曰：父子也。

子曰飯蔬食云云蒙引云大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理之所在聖人之心則究之故一天理之外無餘物或富或貧聖人無乎不安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入以內重而見外之輕意○覺路云此示人以在我之真樂也章內重一樂字○脉云此章要極力摹寫樂字勿以安貧賤輕富貴並講見外聖人之心惟有真樂而已○通義許白雲曰此聖人就所居地位言其樂若聖人居富貴則樂亦在富貴居夷狄患難則樂亦莫不在其中即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

不義云云燃犀解云不義是不以道得富貴指勢位祿養○通義許白雲曰聖人但言不義富貴若富貴以義來則舜受堯之天下不為泰○合喙云浮雲卷舒于太虛而天之体自如富貴紛紜于吾之前而聖心之体無累其天定也

程子曰非云云不能改通義許白雲曰此章似專以飯蔬飲水言所處地位曲肱枕之是就此地位中平居之容也故程子亦止曰非樂蔬食飲水也然聖人之言亦不可開放一句過曲肱而枕亦見得無所事事之意蓋上二句固言貧而此句或指賤而言也○又金仁山曰王文憲曰或問既以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為微有間矣而程子乃以不改釋在中宜思之履祥謹按程子之說在圈外者多是收入語錄其與本註親貼文意者不同然此言亦自有間前章顏子不改其樂乃是不移於外物此程子言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乃是外物不能移也外物不能移故雖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處困窮之道築以本然固有之樂

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大倫也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已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為有功必知輒為名教之所不容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為困極聖人樂無不在自不知其困

極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宋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

論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程子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宋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益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

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宋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益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

慕於彼耳。記此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蔬飲水之樂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孔顏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南軒張氏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洒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

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蔬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雙峰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分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誘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永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東陽許氏曰：孔顏之樂相類，而有所不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

子曰加我云云圖解云加

數年不是加年紀乃加工夫復加我數年之力不必說假年於天孔子五十以知天命易者窮理之書與五十正相合勿作卒字解學易不止觀象玩辭人生動靜酬酢時是易順天時行休驗服習纔謂之易

○又曰須看可以二字聖人學易洗心與陰同德與陽同波先天弗違後天奉者無有悔吝之端故曰無大過○文林貫旨云卒以終其學易之功○蒙引云聖人生知其心自與易理相契安而行之其身自與易理相符若無待於假年以學易而僅得無大過而猶言此者蓋深見夫易道之果無窮且使人知其不可不學而不可不學而聖人猶藉之以圖無過人其不可不學乎不可易而學者聖人又有待於假數年以學易然僅得無大過入其可以易而學哉○通義金仁山曰易象與春秋藏於魯大史孔子魯人少而好學固無所不學但其教人惟以詩書執禮為重而尤重於禮其觀周其之祀之宋皆為說禮計晚年反魯知道不行始為述作垂世評以天地陰陽之道備於易故讚易以善惡賞罰之事備春秋故又修春秋史謂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謂尤加精審爾非至此始學易也○蘇紫溪曰五十學易分明是孔子五十歲以前時說話史記世家年幾七十不足憑也史記帝王世記及春秋戰國年月許多差訛安可以證聖經且劉聘君曰卒以學易豈成文理語曰五十而知天命易曰天命人事之與也有得於易何天非人何人非天

律註劉聘君言行錄後集十一有傳元城劉云又同○通義宣城張氏曰元城謚忠定熙寧六年進士及第不就選從司馬溫公講學讀他論加云又金仁山曰舊來經書無印本大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

不為外物所改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往而非樂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通旨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而無所不樂顏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貧而樂者以此○貧而樂理之足以勝夫私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仁之可以廣其愛也富貴貧賤雖不同君子之樂無往而不在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自言嘗讀

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

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則明乎吉凶消長上聲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胡氏曰吉凶體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也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

版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
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
司所寫已與古文不同自
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
故劉忠定尚得見他論今
書皆以監本為定更不參
考然此五十字其來久矣
幾七十通義云孔子作家
象文言則魯哀之十一年
時已六十八歲故曰幾七
十

五十字誤云云又

金仁山曰彖文五字與卒
字其中皆有交互之形以
致致誤也

學易則明

云云通義云此二句出程
子易傳序○講述云易時
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故
其為書備天時人事之理
吉凶消長以天時言進退
存亡以人事言如乾初九陽在下天時也占曰勿用人事也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盡人之事以
應天之時此易道所以無過也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節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謙已誨人之辭

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
則過矣又如坤六二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
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則過矣無太過者為此自謙
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太過是
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
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
數句非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
如此說○覺軒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
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
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
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
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
易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其差皆不敢當之
謙辭也謂無其差則為無差矣○聖人學易明乎天
理之吉凶消長所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而人與
天合矣尚何過之可言要之聖人所以謙辭者非是

聖人深見云云通義程復心曰集註謂聖人深見易道之無

自以為為聖而有意於謙蓋亦真見易道之無窮而有
倪焉學學之意又因以教人使人知易道之不可以
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慶源輔氏曰易道無窮皆
自然而然而非卒高道德邵心與理協默識神會未易學
也人之處世履於憂患之塗又不可以不學易故抑
揚其辭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間則知易固
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典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
則又見其不可以輕易而學耳○西山真氏曰聖人
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
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
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
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
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
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
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
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

子所雅言云云蒙引云執

之禮所執之禮與詩書一類也○存疑云此言聖人所常言以教人者三百篇之詩帝王之書與所執之禮此三者皆聖人所常言以教人者也易道精微春秋晚年方作又未可行於當世故雅言未及言詩禮則樂在其中○覺路方孟旋曰夫子日用之間啓口容聲自然無邪自然執中自然無不敬詩書禮人視之為經然皆是夫子家常話耳若謂有心教人則易何不以此意諸家皆未得解○照解云先王有詩教即吾心之思無邪先王有書教即吾心之執其中先王有秉執於禮之教即吾心之毋不敬夫子渾身是此三者故隨日用所揭以示人皆不離此三者之言也○千百年眼云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執字之誤諫書執執字相類執樂也

異端崇正學之意蓋學者視經籍為粗迹多以異端相高而學術始弊子有憂焉以學術之壞經術之弗明也于是有雅言之教拾歸到經學上來所以正學術也此說雅字亦正大的當可從故備之

禮以謹節文又許白雲曰集註理情性道政事謹節文是言詩書禮之本体如此情乃性之發情發於言而有文成音者為詩故詩所以理情性言作詩之人也情發而為詩故言情在正理其情則是理其性也道言也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大政小事也禮專在謹慎其品節文章節言其大文是節中之文也聖人以此教人使人却用此以理其情性知其政事而謹其節文然後是用處謂人學之亦可以如此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聖人言語之節而見其立教之法詩

論語七

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所以退則退所以久則久所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雲峰胡氏曰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所謂無天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太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天子自謂之辭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新安陳氏曰治之使情性得其正書以道政事述帝王之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

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雙峰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雲峰胡氏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

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識音式謂不言而自得之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

類記之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

論語七

三十一

書執禮是夫子所常言曰
利曰命曰仁是夫子所罕
言惟力亂神是夫子所不
言

人教入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所以吟咏
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理循治也書所以紀載
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著天
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
計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
外而猶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
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
禮則全在入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
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
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誦讀之也○厚齋馮氏曰易
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
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
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
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
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
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

陳公問云云蒙引云今以縣尹而稱公猶陪臣執國命而愈下愈紊矣○又云問者問其為何如
人也○史記世家云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集註葉公楚葉縣尹云通義金仁山曰葉在樊鄧之間本姬姓所封之國楚滅之以為縣楚自能通
以來僭稱王故為其縣尹
者亦僭稱公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國之後已姓以國為氏至
諸梁為楚葉縣尹也

子曰女奚云云存疑云理
之未得則憤發以求之憤
之極而至於忘食理之既
得也則樂之樂之極雖事
之在所以憂亦忘其憂天
下之理日逐講求一憤一
樂循環不已孽孽汲汲但
見義理之無窮常恐光陰
之不足弗覺歲月之易邁
而年老之將至也○講述
云發憤二句俱兼知行心
言未通身有未休皆理之
未得心之既通身之既休
者理之已得云亦承上三
句○然犀解云發憤是聖

人教入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所以吟咏
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理循治也書所以紀載
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著天
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
計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
外而猶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
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
禮則全在入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
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
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誦讀之也○厚齋馮氏曰易
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
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
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
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
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
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至其臣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
皆僭

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

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心一段奮發樂是聖心一
種宜暢樂在憤處見之不
知老之將至只形容樂之
不已○周介生曰萬物以
怒而生看一憤字真有龍
雷震動之象憤是樂原無
二層 **集註**未得則云云
通義金仁山曰所以發憤
者為未得也所以樂者為
得之也故集註補此四字
句中所有之字也

俛焉曰云云表記註云俛
焉無他顧之意孳孳勤勉
之貌不足少也人老則未
來之歲月少矣 **全体**
至極云云蒙引云蓋夫子

憤一樂循環、終身可
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
全体無一善之不造其極
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本本文三句要一氣讀下○存疑云註全体至極純亦
不已須從不知老之將至後方見得聖人篤學到老不已可見天下之理無所不全亦無不覺極
其至純亦不已就在篤好之中 **夫子之自言云云**通義程復心曰聖人之自言非是固為謙
抑之辭德盛仁熟肆行而自意愈近愈下而其意味愈味愈深長故其言類如此學當深思而謹玩
之也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學學以知言

俛焉曰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

去 **學之篤耳** 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
聲 **學之好** 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
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曰有孳孳斃
而後已○**采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
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
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
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
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
而亦不見聖人 **然淡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
自敗之意矣

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
此學者宜致思焉 **采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云爾說若此是謙辭然

聖人之為入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
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
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
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辭學不
厭教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
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
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
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
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
有變也眾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
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
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理
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聖人直是脫
洒私欲自惹不著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
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南軒張氏曰**子路以葉公
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

抑之辭德盛仁熟肆行而自意愈近愈下而其意味愈味愈深長故其言類如此學當深思而謹玩
之也

聖人之為入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
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
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
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辭學不
厭教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
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
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
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
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
有變也眾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
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
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理
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聖人直是脫
洒私欲自惹不著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
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南軒張氏曰**子路以葉公
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

子曰我非生云云蒙引云

此必當時人見夫子無所不知而以生知稱之故夫子辭之曰我非生而自知此理者我乃好古而汲汲以求之故能知其理者聖人是以學知者自處然即好古敏求之言而深味之則其生知之實亦可見矣○又云此古字與信而好古之古同即詩書禮樂之類不可說○陸聚崗拙講云本文二之字皆以義理言非古今事變之謂也○照解云好古是見古人之心○十聖相傳惟此一心古莫古于此心○李南黎曰夫子集古今道統之傳全在此一節上見斷不可作

聞見之知說好古敏求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二句○王陽明曰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子思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其後世廣記博論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然唯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

則以為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耶蓋生知而好學則是其所為生知者固亦莫稱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雙峰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

者義理耳聖人已不自認了又安得偏指敏求者為禮樂名物之類尹氏之說自非正意乃後學議論之辭然亦實理也

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入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音禮

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曰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濶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至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知千不足以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使不學也自有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知是逐件上理會去○南軒張氏曰門

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是聖人亦豈不可希玩味，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勉齋黃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為道廣大無窮，故未嘗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足，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諸家多，以為勉人之辭，故尹氏辨之，以為生而可知者，自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各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夔峰饒氏曰：生知是令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勿軒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

也怪力亂非，理之正也。恐敗壞人之心志，神又理之渺茫，恐人馳騖於不可測之境，故皆不語。○蒙引云：不曰言而曰語，又有分別，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也。故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又云：惟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類，力者如鳥獲之能舉千鈞，孟賁之生拔牛角，孟說之扛鼎是也。悖亂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類也。鬼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降，風雨霜露之所以慘舒，四時之所以代序，萬物之所以榮枯者是也。○又云：語惟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之事，語神則啓人以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是故聖人謹之。○又云：孔子欲攻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不對，此不語亂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不語神也。子路曰：暴虎馮河，死而無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

神造化之迹，夔峰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而見，所可見者，其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

去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新安陳氏曰：神與怪聲，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去聲入也。不同故以怪力亂總

言表神，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

力語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

篡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宋子曰：聖人平

日常言益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

悔可知其不語力魯論二十篇所記嘉言善行多矣獨無一語涉異者且曰索隱行惟吾弗爲之可知其不語惟○照解云如伊川每遇惟異必力破其無意非不善然無証之辨入必不信故知不語之爲妙○陸象山曰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力與亂分明有神怪豈獨無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集註

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註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常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入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非格物致

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爲人則知所以爲鬼神矣○齊氏曰素隱行怪吾弗爲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鬼神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朱子曰人若以自脩爲心則舉

徐岩泉初問云三人是大小惡語註中彼二人者一善一惡似大狗○照解云師字勿就人說在吾心一念耳○燃犀解黃仲霖曰師人有窮師善無窮師善有窮師不善無窮

三人同行云云講述云同行不祖同路凡同事皆是

論語

三十八

一同行間何以知人之善不善蓋或聞其平素名行或見其一時動止皆有分別從效其善也
見賢思齊論語里仁篇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言及身脩省之事

子曰天生云云蒙引云天字以主宰言生賦也言天賦我以如是之德○存疑云夫子平日不以聖自居及遇桓魋則曰天生德於予畏於匡則曰夫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何也不以聖自居者乃平日謙已之本心以道德自處者遇患難而自信以慰門人而警強暴也

桓魋宋云云燃犀解云桓魋宋司馬向戎之曾孫初衛太叔疾出奔宋臣于向魋納美珠與之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謀弑宋公事敗遂叛孔子時適宋魋惡而伐其樹○通義金山曰蓋宋桓公之後別為向氏又世為司馬故又以司馬為氏司馬牛其弟也
違天害已設按云害與不害皆天也縱然今受害則非魋之害也天害也任天樂命則何患矣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處患難之道以天自處以德自任天以天意言

論語七

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脩省亦吾師也○雙峰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行皆善則皆當從兩人行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軒張氏云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

善其有窮乎汪氏炎昶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也
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雷徒
桓魋宋司馬向多式亮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

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斷制以理問

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可耶宋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我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言已然避患未嘗不淡避患雖淡而處之未嘗不間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問桓魋其如予何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曰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已也又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曰患之當避自

論語七

卷之九

子曰二三子以云云通義
金仁山曰此章要玩味隱
字及行字門人以言語求
聖人故疑聖為隱聖人以
行示學者蓋未嘗隱也是
丘也謂我無一動之間不
示二三子以義理者此乃
丘之所以無隱於二三子
也○燃犀解云隱字昭下
行字看○又云無隱者無
可隱也不是言我無所隱
○照解云是丘也喚醒二
三子全他就爾身上認丘則爾身自有丘如執丘以為丘則丘窮矣

也無非教便非障了程子曰体用一源顯微無間此聖人之無隱意

是理合如此眾人亦然不必聖人為然也○吳氏曰
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
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
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掩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
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
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己而已與天為一矣
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與不可知之辭
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
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

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與上大夫言便聞閭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濶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

之與猶示也

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與上大夫言便聞閭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濶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
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
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
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息企及而才氣高邁
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
就若是掠下一著教人是

聖人有隱乎爾何也宋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躡而進懈怠者病在苦其難陵躡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為無隱且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發勉息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一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即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及耶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施教之道

而人自不察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俯仰視聽嚙笑聲歎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宋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卜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范陽張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顏然在上何足以為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莖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在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

卷四第廿三章

四二

子以四教云云圖解云四

教是且門人所見言非聖人有此四科之設也文乃博窮其理傳之載籍者行乃定踐其事休之吾身者忠則根於本心之不偏信則見於發言之無狂○存疑云文以載道學文所以明道講習討論其事也夫子之時六經未備所謂文詩書六藝而已故雅言只窮理行是履事忠是學文脩行心無不實信是學文脩行事無不實知行內外是謂四教○燃犀解云如人朴而少文者則教以文文勝而行不足者則教以行行華而不實者則教以或忠或信其屬一也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立教之法

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

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汪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此言故記得詳密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曰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裡為忠為信時全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說教入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

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解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是箇甚麼所以文為先又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子以四教何以有四者之序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為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誠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弟子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西山真氏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四教又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脩身之事主

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

四十一

乎行此又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太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為學之功至矣○雙峰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可以使之修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若外面顯見處尚未能行況裏面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智仁勇而後終之誠亦是此意○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修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理於心○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己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雲峰胡氏曰教以學文修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修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

子曰聖人吾云云蒙引云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未化者也善人者不踐迹而自不為惡者有恒者性有常重厚朴實人也○照解云聖人君子以造品言善人有恒者以存心言集註神明不測云云易繫辭云陰陽不測謂之神○通義程復心曰聖與神無分別神只是聖而不可知非聖人之上又別有一等神人也所謂神明不測者自其底蘊言之則淵而不可測自其施為言之則妙而不可測不可而偏看也

子曰善人吾云云然犀解云子曰二字轉思仰嘆意○照解云第二節子曰二字上有暗度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人者斯可矣意但此意思不可明添○李袁一曰有恒老子所謂得其常心書所云若存恒性是也恒訓為常不應作久久則真心不怠便是聖人地位了集註子曰字疑云云通義程復心曰此只是一章故疑為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力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其
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恒皆未
知學問者也○問善人是資質大段粹美其心常在
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
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

衍文○李卓吾曰此子曰字非衍文最有意味蓋夫子說到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思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人者斯可矣此段光景却從暗度故仰而言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云云記者下此二字便把當日俯思仰嘆光景盡由真傳神手也經書中如此妙處不少都為俗儒抹却可不痛恨

恒為常為久皆未盡蓋兼有常久之意
不三其心又云人之所以無常者以其有貳心也心一於是則能有常矣

久而為有云云照解云全在為字上受病其心索隱行怪也○又云虛是少有而不至全○甲第三云亡是全未有所得三為字俱作粧飾言有對無說虛是有所得而未實焉盈是滿實意○揚明云亡是全無為有者是粧飾以有為之狀虛不至全無只略有此盈者粧飾之以為充盈之狀約者簡略未備之意泰者莊

許白雲曰有常固言實質但學者當先學有恒然後可至君子此與有子言孝弟為仁意同

深切而著明史記自序傳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思見人才之歎

為善而不肯為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道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此但為息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雙峰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恒

久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有恒矣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有宋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凶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凶對

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
新安陳氏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

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宋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樞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取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為惡

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子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溝滄，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矣。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取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取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則雖欲為有恒，不可得矣。○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貧稟醇篤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法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

學不已，聖益可幾，有恒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為有，已虛而以為盈，在約而以為泰，則是驕於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况可言學乎？○勉齋黃氏曰：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有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恒，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天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眾，則其為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恒者，則資質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也。○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闢，與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造其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恒者，尚無入德之門，戶况敢望進德造於闢與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

子鈞而云云蒙引云鈞弋皆男子之事雖聖人有時為之魯人獵較又非特貧賤時耳○存疑云不免於鈞弋取物之義也不網不射宿愛物之仁也○又云聖人不網不射宿之心與大舜不虐無告文王惠鮮鰥寡同一机軸○膚見云宿一說鳥所栖宿處巢也亦有理○脉云此章妙

理全在聖心與物相忘上綱與射宿不免有意取魚鳥鈞則魚來就鈞非鈞就魚也弋則鳥來遇弋弋非遇鳥也要見聖人只是假此以適對時育物之情而一毫機械不生於胸中

獵較孟子萬章下篇云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註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聖人取物之義而見其愛物之仁

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以有恒為入門其庶幾焉通考董氏彝曰孔子論入有四等曰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順而數之善人之下又有所謂有恒孟子論人有六等曰善信美大聖神道而數之聖人之上又有神人孔子歎大才之不多見故順數其人品之不齊孟子因樂正子之質美故逆數其成就之有等益聖人君子善人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者故善人之下又有有恒也聖而不可知之者謂之神非謂聖人之上又有所謂神人也

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網以大繩屬音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突而射也宿宿鳥勿軒熊氏曰多能鄙事此亦可見○洪氏曰孔子少

貧賤為養並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鈞弋如獵較音肉是也然盡物取之而漁出其不意射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慶源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日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而

論語七

子曰蓋有云云蒙引云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故為其
事者當先知其理理即其
事之所當然者也蓋有不
知其理而妄作其事者我

却無此夫聖人生知安行
於天下之事蓋不待先知
其理而後為其事今乃曰
我無不知而作者則是言

其於事皆必先知而後作
也故曰謙辭便見得人須
要知下文承之云然知亦

未易必也多聞人之言其
言有善惡也則擇其善者
而依之行為多見人之行其

行有善惡也善者記之以
備參考而不昧於所從如
此則雖未能實知其理然

亦可次於知而不至於無知妄作矣上言不知而作我無是便見得人須是知下文多聞多見是
教人以求知之方也此兩句亦互相發○甲第云作是率意妄為就作事言非著作○文林貫旨
云作是妄作是字指妄作○存疑云識是平日積學工夫擇善是臨行再審工夫○又曰多聞亦
可識多見亦可擇善而從此云然者互見耳
有一理為其事而不循其理則是妄作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謙辭

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嗣獸而於其天性

之親人倫之愛反愬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
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於
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悞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厚齋馮氏曰彖柔詩
云予豈不知而作古

有此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
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常存
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

集註而妄作也通義程復心曰作為也一事必

知之者也

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
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
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聞得好話了
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

裏○問不知而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
是作事又曰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
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

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
惡別矣譬如一物好惡夾雜在此真是擇出那好
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聞是

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
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首尾得失
而作為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豈有不知
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

互鄉難云云鄭註云互鄉其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蒙引云童子見謂得見也○燃犀解云見兼請見得見之二意○照解云門人惑不是疑其死只是道之不當輕○合喙云此見聖教無棄人互鄉之習俗不善然人性本善不容終泯况童子不必深深于俗○表了凡曰此章原無錯簡古人文字如此者多唯字上下亦無關文儒者自疑耳琳公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作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言也○又云習惡者性未必惡而童子又深惡未深見之何傷門人以互鄉俗惡而童子又不得與先生長者相禮者故惑

徐則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蓋孔子云難與言○通義金仁山曰實字記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且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學于祿章亦是總之云多聞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商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剛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何人惑

見賢通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

徐則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蓋孔子云難與言

子曰與其進云云存疑云此章依張南軒說則非錯簡然牽強當依朱子作錯簡為是○文林貫貫云唯是獨○脉云人字泛說

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其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集註潔脩治也蒙引云潔脩治也自其今日之求見可知

不逆其將來按預不量來日為不善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
依改正
次序釋
五蓋不追其既往不保其往不逆其將來不與其退以是心至

又言其口言其心

其人

不為已甚 孟子離婁下篇
云仲尼不為已甚者也註
已猶大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既聖人設
教之心而見其容物之仁

細註王用三驅易比卦之
文也

潔已與潔斯受之耳與進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唯字全無意味

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

此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

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問人惑焉夫子謂

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

善也若與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

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

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

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慶源輔氏

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

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

已甚而待人狹隘矣○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

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

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益出於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

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狀豈遠哉○程子曰為仁

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宋子曰欲有疑底如我欲

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

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以之今忽在此

如耳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孔

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

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

於日月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

何又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每事省察何者為禮

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能以能勿視勿聽若每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云云羣乘云此孔門頓門也彼則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

當体而空即事成覺非頓門而何○然犀解云不遠光景似頓門樣子仁遠乎哉心問心也我欲

仁斯仁至矣矣心答也○又云曰遠曰至俱模擬之詞○照解云乎哉二字隱隱含相不遠意若

決意不遠下便難說○又云此章徐做弦重斯字表

了凡重我字顧涇陽重欲

字○揚明云斯字作即字

看○甲第云我字有不待

外求意○存疑云欲仁工

夫亦曰非禮勿視聽言動

其次則仲弓之敬如是也

非在外也見不遠意凡在

外者求之則有得不得縱

得亦無如是之速

為仁由己出顏淵篇

何遠之有出子罕篇

章圖云右第二十九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

仁以德言

論語

陳司敗云云燠犀解云司敗有心而問夫子無心而退故司敗不得而議而託之後言○又云司敗未明指取真事故據問而答之知字虛看直指習于威儀

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吾心而得不為徒言也○爾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入不欲之取欲之斯至不日至于仁而日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覺軒蔡氏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統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其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雙峰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聯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則此二字貼斯字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十九猶有童心 孔子退揖云云燠犀解云隨問隨答可退而退○又曰揖拱手也將訖孔子故以禮進其弟子

昭公名稠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襄公卒時太子野立三月而卒立稠為君年十九猶有童心 孔子退揖云云燠犀解云隨問隨答可退而退○又曰揖拱手也將訖孔子故以禮進其弟子 昭公名稠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襄公卒時太子野立三月而卒立稠為君年十九猶有童心 孔子退揖云云燠犀解云隨問隨答可退而退○又曰揖拱手也將訖孔子故以禮進其弟子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昭楚名司寇為司敗 公魯君名稱音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 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置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

故不言葬小君。○然犀解云謂之是昭公上告宗廟下示臣民長女曰孟宋姓曰子易其女為宋女掩而姓之失也。○照解云謂之其孟子駕子以諱姬係與以為宋此是昭公一黜之是非之心未嘗自及則此心之天理猶存也娶與之事或者齊景公涕泣之禁乎。○集注巫馬云云家語云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

巫馬期以告云云甲第云苟字當纔字看過泛言之○人字泛暗指司敗言○講述云首節是因司敗之問而以善歸君下二節是因司敗之譏而以過歸己○直解云凡人有過不得聞則過無由改此不幸之大者也丘也可謂幸矣苟有過失人必知之既知於人則得聞於己而可以改圖於後且矣豈非幸乎○蒙引云孔子既受以為過而不辭則司敗所斥吳孟子之事固在所不辭矣一則不失君父之私諱一則又不誣天下之公議

章圖云右第三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氣象見於言辭之間

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媾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胡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誦之語也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有不可掩者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

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

昭公魯之先君也可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

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可敗以為有黨而夫子

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慶源輔氏曰且以有過而

人知為幸又可垂教以懲夫護疾已忘醫者

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主舉法則如何斷宋子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貧其色而然也天主

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俱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可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要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要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雲峰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引己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為萬世之法哉通考董氏彝曰孔子之過過於愛君周公之過過於愛兒所謂觀過斯知仁其此之謂

子與人歌云云蒙引云與入歌共歌也反之彼獨歌也和之我自歌也發明云子與人歌一章與大舜舍已從人同是一机局○照解云善是那入歌得好曲盡清濁高下之妙和者我依他的音律歌一番只是此一歌非更端再歌○然犀解云徐九一云古人養心之具無不備琴瑟舞韶皆從外入惟詠歌是和氣和神依外和暢自內而出乃養心第一義陽明云學者悟得此意歌到堯舜義皇只此學脉

歌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音覆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

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朱子曰子與人歌而

乏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己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今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入善處○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雙峰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

集註氣象從容云云蒙引

云氣象從容故能使友而後和誠意懇至使之反有自下之意也謙遜是自認其不如彼也審密欲得其詳不掩人善使彼得自見其善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氣象見於交際之間

則已之自歌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宋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密可知也然其善不待其曲終而遠和之則幾於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突其與人歌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晦翁云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

子曰文莫吾云云揚明云文凡語言文章皆是○講述云文與言稍別謂文理成章工於言者也言之斐然成章者○蒙引云莫疑辭猶俗言無分曉○燃犀解云莫字有不敢自信之意吾猶入者母乃與人相似未便不知人也則吾是決然不敢任之詞○孔安國云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入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照解云謂躬行此文之君子非謂君子能躬行也○李九我曰躬行君子即是文之根于心處當時學者學文而未必根于心故夫子以此自做亦文行忠信之意○覺路林調復曰人知此章重躬行二字不知君子二字亦不可忽蓋躬行只行其文耳躬行而歸之君子則文爲有用之文

者如何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佚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纏綿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慶源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聲之難易慶源輔氏曰勉人爲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

集註君子道者云云憲問
篇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章圖云右第三十二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謙辭
而見言行之難易

急之序耳。○雙峰饒氏曰身行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為君子之德矣。○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宋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問此章曰於文言其所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反復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雲峰胡氏曰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

子曰若聖與云云圖解云從容中道為聖自然成物為仁聖以論言仁即聖之能事也○莫中道釋旨云仁聖乎看仁屬理處多聖屬人處多其實一也不必分淺深○燃犀解云心之精神謂之聖生意謂之仁一曰豈敢一曰不能學聖賢俱領此脉公西華直泰透○照解云云爾者未敢自是之辭言只可說我如此而已此外豈別有仁聖○存疑云爾如此也已矣無餘說也謂云爾已矣言只可說道如此耳更無可說也聖人雖不當仁聖之名自不能掩仁聖之實故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微言王觀濤曰弟子泛說正贊天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上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包義禮智故為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為人道之備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宋子曰他

也未曾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箇甚麼誨人是箇甚麼○新安陳氏曰自為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

論語七

五十四

之仁此所以異心德之全者以仁包義禮智皆在其中故謂心德之全入道之備者以臣則忠子則孝幼則弟朋友則信故謂入道之備心德內也人道外也

晁氏曰萬姓統譜云晁說之字以道文元公玄孫少且激昂刻意經術慕司馬文正為入自號景迂○一統志二十三云晁說之濟州鉅野人蘇軾見其詩文稱為奇才有文集五十卷雖不居仁聖云云正蒙至當篇曰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入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觀博文約禮可見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皆不外乎知行

以弟子不能學也雲峰胡氏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

之實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矣

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

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新安陳氏曰聖仁之道若天

虛器而無入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

能實之矣

能實之矣

章圖云右第三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謙辭而見仁聖之極至仁以成德言

誨人不倦自處也上聲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

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淡知夫子之意矣朱子曰夫

辭到得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

處○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

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

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南軒張氏曰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為聖者亦可

得而見矣夫盡人道聖人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天之無疆也○慶源輔氏曰為之不厭者仁

聖之實誨人不倦者仁聖之施非在己者有仁聖之德豈能如是公西華益即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

子疾病云云燃犀解云總言曰疾甚言曰病兼言者危之意○存疑云疾病求禱古有此理在周公亦嘗行之然皆出於臣子迫切不自已之至情若請於病者者非也况聖人乎聖人非不知有是理必問于路者欲使說出求禱之理然後而排之也○覺路云此聖人禱以自心之神也子路為夫子禱乃弟子愛師之情未為不可若請于夫子而禱則禱出于夫子有免禍求福之心則必不可詰以有於已見無禱之禮欲于路深思自得也子路不察而曰有之又證以祭祀之誄文曰禱爾于上天

之禱下地之祗故夫子說果有宜禱之理則丘之以心禱已久矣此非拒于路只自表其心然何處見丘之禱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正是屋漏禱處曰禱久則自未疾以前既疾以後與今日當疾之時無一息不是禱時非平素已禱而今不必禱也

洲曰丘之禱久矣五字中合是意無限極其自任又不自誇非聖人不能道正蒙神化篇第四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宋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一而小即示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有諸通義金仁山曰博物志曰之乎為誄誄者哀云文林貫旨云誄是古書名○廣韻云誄也壘述前人之功德○通義金仁山曰古本論語元作誄說文引論語云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祗誄亦作讓禱也累其事以求禱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誄之之辭同是分軌反而義不同必開元長興史書之誤集註偶未之考爾其稱誄曰必自有一書若周禮太祝所掌六祝六祈六辭之類是也子路引之以證其有

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所能效也○雙峰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為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底事所以勉入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去聲下之詞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素行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禱疾亦誄其功德故謂之誄云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祗禱者

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宋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則我何禱之有宋子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丘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淡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雙峰饒氏曰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古誄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時嘗禱爾於神祗矣而卒莫之救益哀其死之辭也○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

論語卷之六 子路問曰

禱之禮天子心行與天地神明一久矣豈待今日之禱哉故又借其禱字以曉之未嘗有過發明云註中聖人未嘗有過等語乃朱子意不可在聖人口中說出

行禱五祀蒙引云行禱五祀謂行禱禮於五祀也○五祀禮記月令陳皓註云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也○蔡邕獨斷曰行冬為太陰盛寒為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較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高設主於較上王制陳皓注云周官制度云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獨祭法加為七左傳家語以為重該脩廡勾龍之五官月令以為門行戶窻中霤然則所謂五祀者名雖同而祭各有所主也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大宗伯亦云祭社稷五祀儀禮士疾禱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辨矣愚意鄭氏已足臆說祭法之言亦未可深信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小事禱祀之意祭祀則報本禱祀則求福

禱爾而言蓋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儀禮第十三篇註云謂門戶窻行中霤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朱子曰在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妄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祈禱小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問嘗疑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者○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淡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舉謀以為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于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為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顧子路之至情明在已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地神祇之心

子曰奢則云云圖解云奢是紛華奢靡不孫是僭越不脩理使天下無綱常儉是省約簡便固是鄙陋朴野使天下無文章○蒙引云凡禮得中為貴奢之弊則僭上陵分而不遜儉之弊則朴焉無文而固陋奢儉既各有害然儉之害小而奢之害大故與其不遜不遜則溢於禮法之外矣○又云奢儉二字便是失中不孫與固皆其害也○存疑云管仲饒益朱紘山節藻稅是僭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而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是固也○照解云寧字甚言不孫之害非較量之詞與其二字亦同章圖云右第三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救時之弊

也○厚齋馮氏曰觀夫子答孺竈之問以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在乎路為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夫子不為也○雲峰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雲峰胡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弊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為害甚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晁氏

子曰君子坦云云蒙引云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存疑云君子心無所累故坦蕩蕩無憂慮也小人患得患失之心無時而已故長戚戚不得寬平矣

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問奢則不孫宋子曰纔奢便是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金仁山曰循理所以坦平也君子固有憂時然憂道耳憂道故循理所以心廣體胖而未嘗不蕩蕩小人有樂時然縱欲手縱欲則役於物所以患失行險未嘗不戚戚也

也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奢張奢大之意便是否曰是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

胖南軒張氏曰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狗欲而不求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

○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

章圖云右第三十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在心之異

存疑云君子心無所累故坦蕩蕩無憂慮也小人患得患失之心無時而已故長戚戚不得寬平矣

子溫而厲云云然犀解云
溫知天氣之漸舒使人望
和光而欲就厲則又覺漂
冽肅然手足之俱欽焉○

又云二而字渾然合德一
時並現○存疑云溫而厲
溫中有嚴也威而不猛嚴
中有溫也恭而安恭出於
自然無矜持也是皆中和
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也
○文林貫旨云恭而安是
莊敬處有自然順適的意
○蒙引云按堯典述堯之
德始之以欽繼之以安安
恭而至於安則所謂篤恭
而不顯者矣堯孔雖窮達
不同恭德之安則一也
此容貌所以中和也

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作所以舒泰
為物所役則求客役於各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
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
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

不備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

分所以鮮惟聖人全體渾聲然陰陽合德

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故其中和之氣見

容貌之間者如此宋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

此容貌所以中和也
云註中德性以理言氣質以氣言全體渾然是德性之理無所虧陰陽合德是氣質之稟無所偏

主厲不猛安是帶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
則溫勝厲伯夷則厲勝溫○問集註云陰陽合德竊
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
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
各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
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
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
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
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
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
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
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
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
可得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溫厲之說若
直以厲為主誠可為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
而欲矯以趨中則有橫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

之溫而厲乃足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
 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
 有準則不至偏倚矣○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如此
 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補弊蓋自舜之命蕪已如此
 而臯陶陳尤德亦然○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
 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久後自熟○南軒張
 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
 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
 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
 猛則為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
 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新安
 陳氏曰常以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
 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
 陽也恭而安恭者嚴威儼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
 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惟
 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

門人云云北欄文集第六
 寫神文云張橫浦則曰孔
 門弟子能奇怪畫出當時
 活聖人所以詠予溫而厲
 威而不猛恭而安人鮮克
 知此妙
 章圖云右第三十七章辭
 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氣象
 以全体言

也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

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聲者不能記慶源輔

心不密則見其溫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

反復方服而玩心也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

就大體上看通考勿軒熊氏曰以其發見者言溫者
 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
 則收斂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用柔而體則剛陰
 用剛而體則柔溫與不猛皆屬柔陰也厲與威皆屬
 剛陽也恭屬威與厲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猛一也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終

泰伯第八 正義曰此篇論禮樂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為政歡美正樂節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聖賢之德故以為次也○燃犀解云泰者善人之稱伯者長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六章言古之聖賢八章記孔子之言七章記曾

子曰泰伯真云云申瑞泉躍淵云至德重可取不取而民其迹意輕蓋其遜隱微雖是全父子之恩而章旨尤重全君臣之義上○徐岩泉曰全是無聲無臭之本体豈不是至德○燃犀解云三讓者再三勇決飄然長往無復顧慮之意○講述云以天下讓只是可取不取三讓非三次讓謂固遜也當時太王得位季歷而太伯逃避人但見其讓第而不知其讓商故民無得而稱○陳紫峰淺說云可取不取之謂讓是時天下商家之天下也不取商家之天下便是以天下讓之於商○李南黎曰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音泰王之長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

復扶又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宋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

泰伯第八

太伯不從，太王商得，以不
剪是以天下讓之，商不
讓於王季，夫太王若有剪
商之志，而太伯又以國讓
王季，商室畢竟剪矣。太伯
既欲存商，何為不自立乎
而既讓於王季，又安得為
以天下讓之商乎？○尤西
川曰：太伯之讓亦以季歷
之賢，即為文王亦只以其
聖賢足以治國安民耳，非
望其有天下也。此皆公天
下之心，故曰：以天下讓，猶
宜天下之達道也。若謂文
王足以興王，使帝乙、立微
子，文王不生，武王周公，周
能，有天下乎？此未然，事安
可逆料？○又云：太王之時
天下者，商之天下，太伯乃
以人之天下為己，讓亦妄矣。

有商之勢，非言太王之心也。○蒙引云：固以天下讓於商而不取。○又云：若季歷又生子昌，有
聖德，太王恐亦未敢遽擬其有天下也。未知朱子所述果出何書？蓋史記也。然史記安能得聖人
之心於千歲之上耶？○又云：泰伯若從，太王志則太王時雖未有天下，至泰伯便豈有天下矣。註
云：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
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
下矣。何以見之？泰伯采藥
荆蠻，而人翕然歸之，遂成
吳國，使其黨周邦之盛，而
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哉？
夫子斷曰：以天下讓也。○
知新日錄：尤西川曰：詩言
至於大王實始，剪商蓋後
人頌德歸功之詞，言人心
歸周始，此其代商之基亦
始，此非謂太王有此志也。
○又云：太王避狄去國，後
雖漸盛，未至足以剪商，其
言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
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
君？有剪商之志者，不為此
言。○黃葵峰曰：太伯讓諸
季歷，則讓國耳，安得為以

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通考** 仁山金氏曰：三讓
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為終遜，則
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為通。蓋王季及文王
至武王而終有天下。○善按：劉氏啟云：所謂三以天
下讓者，言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
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泰伯見季歷
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啓周室必有天下，
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讓文，明道亦云：泰伯知王季之
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
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
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無得而
賢，文王為三公矣。此皆於經文三讓字親切。無得而
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
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

傳 大王因有剪商云云，詩魯頌閔宮篇云：后稷之孫實維
文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註：謂太王有剪商之志，而太伯不從，疑此或據之
史記，但當太王時，去武王未遠，尚未有紂何以遽欲翦商？魯頌所言亦本周業始於太王此時已

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
云：至于大王實始，剪商恐非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
采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剪商。剪商自是周人
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証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
從，不知是不從甚事。**通考** 仁山金氏曰：按詩：大王實
始，剪商，不過謂周家剪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且
大王遷岐，在少乙之世，至于已而高宗之殷道中興，
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一人祀，而生文王，其
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剪商之志哉？况大王前
日猶能奔國於狄人，侵幽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
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勿**
軒 熊氏曰：詩言實始，剪商，魯頌張大之辭，與書言肇
基，王迹同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兄弟讓
國，如孤竹君之二子，固亦有之。泰伯之讓，季歷
即此類人，知其以國讓，不知其實以天下讓也。大王

季歷則讓國耳，安得為以

天下讓也曰太王之時周固未有天下然周之有天下實自太王肇基也夫子據今周有天下而追論之故直謂其以天下讓也○通義曰書云太王肇基王迹蔡氏傳曰詩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金華王氏金氏許氏建安能氏皆祖蔡氏意以釋翦商之旨史氏曰按蔡說正是門人推本之間而朱子以爲不然者其意不厚不厚若但施其說於詩畫固似可通參以論語以天下讓之言則不無可疑何則若泰伯自無可得天下之理則不過以國讓耳今朱子曰三以天下讓以之一字便見泰伯以已所可有者讓於弟姪不但讓國而已也所以集註必以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之語而發明之推此則詩所謂實始翦商書所謂肇基王迹不可但如諸儒推本之說矣愚以其更相謂太伯當商周之際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之語其心即夷齊之於武王有甚焉者夷齊之於武王有犯無隱其去就可以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則當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露其迹此所以民莫得而稱之者也

見春秋傳章圖云左傳僖公五年宮之奇曰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稱美大賢兼蓋臣子之道

春秋傳章圖論語

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於是大王乃立季歷

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扶音以泰伯之德

當商周之際謂二代交會之間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

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宋子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從大王翦商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向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

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得不分明且去其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泰伯採藥荆

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爲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不從事見賢遍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春秋傳號後乃尊爲大王名曰長曰泰伯次

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蠻荆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荆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云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

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云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

春秋傳章圖論語

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
及兆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斷髮文身因其俗為
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
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勾吳吳言勾者夷之發聲
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古公
病將卒命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
三以天下讓○問泰伯逃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者蓋
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
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
大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
為一身之私其事淡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
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
讓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
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也○大王
見商政日衰是以有剪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
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

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天地
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
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地行而不相悖乃善○論語
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
伯而發則是對大王剪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
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
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
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或問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
為德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讓大
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非有為
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
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
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德
矣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
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為狷王季受
之不為貪不赴毀傷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

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為至德也。○陳氏曰：泰伯讓國，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雙峯饒氏曰：泰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為他自開拯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翦商之志，苟不併與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由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自泰伯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漫滅，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天子推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通考：宋氏公遷曰：德之極，其盛者，即其一事而言之。○仁山金氏曰：王文憲謂此章用古詩脩入，未及改也。竊嘗以經考之，大雅皇矣之二章曰：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怨，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存疑云：證父攘羊是也。○恭而無禮則有不當恭而恭者，故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如燕居則申申，大不可也。○又云：臨事固要慎，但不可過於慎，過慎則畏首畏尾，事都不敢做了，故其弊也。○又云：事不隱諱，謂之直然亦有當隱諱時，禮則節其當否，無禮則有不當直而直者，如証父攘羊之類，多見其急迫。○照解云：絞，犯入太過處，即是無禮，非又有一層無禮。○**絞**，急切也。講述云：絞，急切謂褊急，不能容忍，聞人過，即急急揚之于人也。○燃犀解云：絞，急切也。如用繩子匝縛緊來攻發沒

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讀此詩者，則知泰伯王季兄弟讓德之光，玩味夫子以天下讓之言，又當效諸此可也。然魯頌稱翦商，文公謂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以是推之，則語錄雜出於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証集註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怨，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直而無禮則絞**，絞，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直而無禮則絞**，直，古卯反。

一些放鬆○字彙云切近也迫也急也 無節文 通義金仁山曰節則限制可守文則儀度可觀恭謹者有所持循勇直者有所樽節故無過不及之弊然非講學則亦不知禮之所出

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憚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為要○慶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憚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交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通**勿軒熊氏曰六句皆以則字為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也是反說下二則字其效也是正說

君子篤於親云云黃仲霖曰上節言無禮不可行而禮必有所自始始十厚也篤親君子敦厚處即是君子崇禮處○焮岸解云玩則字言民性仁厚極緊机括全在上一挽便轉○蒙引云在上之君子若能厚於其親如父母及諸父昆弟之屬處之各盡其道則於其親為矣夫親親仁也上仁則民亦興於仁而各親其親矣若能於故舊盡忠厚之道以處之而不忘其平生之好則為厚之道也上厚則民化之亦不偷而各厚於故舊矣○又云此親字與君子不弛其親之親同兼父母諸父昆弟子姓說故舊即與故舊無大故舊同○又云篤字重不遺字輕篤於親不遺弛於故舊自有輕重張子曰人道知先後云云者言知所輕重則恭慎勇直施於親舊者自無過中之失而民化德厚矣然較牽強○講述云君子以在位言親不專父母凡九族皆是篤親所謂尊其位重其祿同其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忠厚之至也

○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憚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

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

近是 宋子曰橫渠說未敢決以為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

此章見為上者當歸其本 如臣曰文或有德於義者

好惡是也故舊兼異姓大臣不遺謂有功必錄有罪必有所謂無天故則不棄是也親與故親疎不同篤與不遺亦自有重輕篤親念故俱是仁厚之道勿以言陳定字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

道云云通義程復心曰張子合二節為一章凡六句皆以則字為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也下二則字其效也弊亦效之不善者也人道知所先後者上四句以禮為先下二句以篤親不遺故舊為先也然前四句是反說後二句是正說故吳氏疑為兩章

曾子有疾云云覺路文宗曾子曰戰戰兢兢只為這箇念頭臨死纔一箇不但為手足之無傷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啓手足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與力無虧辱体受無玷佚也○照解云手足二字曾子平生一舉手而不忘親一舉足而不忘親故能啓手足而全体可知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手足啓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見

經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病時與上平

對日字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

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

新安陳氏曰述前日常恐難保小子門人也語單而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也

吳氏曰云云講述云此節別為一章張註不必用首篇謹終追遠見學而篇

曾子有疾云云覺路文宗曾子曰戰戰兢兢只為這箇念頭臨死纔一箇不但為手足之無傷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啓手足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與力無虧辱体受無玷佚也○照解云手足二字曾子平生一舉手而不忘親一舉足而不忘親故能啓手足而全体可知

又呼聲之以致反復方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淡矣

通考吳氏程曰免夫句註下門人句○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乃子張將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去聲下終其事也故曾之言

子以全歸為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斯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

身為事故於終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沒可以言終

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去以辱其親

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

小旻小雅篇名

戰戰

恐懼云云然犀解云戰如兩軍之交戰不勝恐懼兢如敵人之競敵不勝戒謹

君子曰終云云禮記檀弓上篇云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注申祥子張子也終者對短而言死則漸盡無餘之謂也

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群物同朽腐故曰死

父母全而

云云行明曰紫溪云全父母之遺體者非全其形之謂全其性之謂也而全性所以全形也戰兢云云皆所以全其性也

復心曰范氏恐學者以曾不虧其身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亦以不虧其行申言之上云又程子尹氏皆以行全言范氏人以虧言言全身者已可見其全行爲曾子言之也言虧行者以其甚於虧

體爲後學言之也故范說尤爲緊也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曾子能盡保身之孝

與易簣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歟

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免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

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

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

雲峯胡氏曰范氏正恐學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

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爲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

朱子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著遇身有痛癢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

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

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

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况虧其行云云通義程

復心曰范氏恐學者以曾不虧其身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亦以不虧其行申言之上云又程子尹氏皆以行全言范氏人以虧言言全身者已可見其全行爲曾子言之也言虧行者以其甚於虧

體爲後學言之也故范說尤爲緊也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曾子能盡保身之孝

與易簣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歟

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免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

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

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

雲峯胡氏曰范氏正恐學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此章見君子當終其大

曾子有疾孟云云人物考云孟敬子名據武伯之子魯大夫仲孫氏也

○覺路云孟敬子問之不徒問疾將有所問於曾子也

論語八

曾子言曰云云講述云曾子言曰一節蓋將教敬子恐其忽而不識故自謂將死善言以警其聽○燃犀解云曾子所言何時非善曰將死言善者只為感動敬子使知所記取矣

言自言也禮記自言曰言答述曰語○蒙引云言自言也此解曾子言曰之言字與其言也善言字無預

人窮反本云云講述云人窮反本謂有生之初人性本善從來徇欲遂喪其本至死則氣消欲盡復還本性故言善

君子所貴云云存疑云君子以石言蓋就敬子身上說也

斯遠暴云云具無算曰曾子是篤實的人如何只向容貌詞氣上理會他工夫本領只在三箇斯字上是他精神結聚處斯者如响之應聲如影之隨形如五呂氣之呼吸感召斷斷不離者也須乎時心上做得個惟兩能如此若學問無根臨時襲取縱十分修飾只得得堂堂平張也細看有許多暴慢鄙倍

集註容貌舉云云存疑云暴粗厲也厲是粗蠢不細膩不作嚴厲說蓋嚴厲是見於面者容貌說不得厲慢放肆是其倨之類非色莊先進篇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胡雲峰曰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

辭言語云云揚明云辭由氣出故曰辭氣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慶源輔

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

識識音志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去聲

根脚在 斯遠暴云云具

中事務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

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

顏色亦著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欠顏色自恁地而中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是對上遠字說○新安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

宋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字來

文選類事卷之三

造次顛沛里仁篇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考原四書大全

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
○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
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內實不然者邊竹豆豆木豆
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即答偽不得

新安陳氏曰三禮圖說邊盛裏栗言道雖無所不在
脩脯糗餌之屬豆盛豆醢之屬

新安陳氏曰此語甚濶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
籩豆器物皆包在內

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
存省

反。察而不可有造七到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扶音籩
籩

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扶問
反

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和靖尹氏曰曾子
所謂容貌乃粹然

見於面者出辭氣如脩辭立其誠有德必有言是也
暴慢鄙倍非謂入也謂已所有爾故曰遠○朱子曰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天道之所以可貴者為說
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
貴之實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
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行而違多是虛
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
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
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
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
○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其本在
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邊豆之事
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
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邊豆是付有司管
底其事為輕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
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於天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

考原四書大全

求末者也。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為脩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其疑正字尚不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

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目前，而目下則踈濶，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自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為長。○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者註，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之守，如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新安陳氏曰：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

周旋中禮見孟子盡心下篇

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做此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殆無欠闕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為人得非忽略於脩身之本而煩瑣於各物器數之末者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貫乎道之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蓋脩身乃道之本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一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况容貌顏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為有養程子曰動容貌舉然只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

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即集注舊說三

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

養於中則見賢通於外亦即集注舊說曾子蓋以脩己為為

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勉齋黃氏曰曾子之

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以為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况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脩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獨可為孟敬子之師法而也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簪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通

章圖云右第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即修己臨民之氣象而見王敬之工夫

文選頁日學大全

十一

曾子曰以能云云燃犀解

云能不能就所造言能謂
于理能知能行問者是不
知已能人不能故問之多
寡以所得言多是無不能
無不知者寡是知能尚有
虧欠處○存疑云以能問
不能不自知能在已不能
在人也故曰有若無若謂
自知已能人不能而問於
人是不情矣○又云四句
是惟知義理之無窮欲求
盡天下之理也犯而不校
是心胸濶大能容得人橫
逆之來安受之而不與校
也

有若無云云圖解
云有是義理已有于身
犯而不校云云揚明云犯
是人以非理來相觸犯不
校是不與他計較○講述云不校非自護其短亦非自處其長蓋心胸濶大萬物一休即有橫逆
之來活然視之心中都不曾計其孰短孰長
明合志之友也不專指顏子蓋孔門之學求仁而已求仁之要在虛心無我而已矣三千之徒同

志於此而不能皆顏子者力之不敏耳○照解云從事猶言能事非專用功○蒙引云唐太宗問
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如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曰具釋其義以對
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當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下
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馬氏以為云云通義
金仁山曰馬氏馬融注也
顏曾之在孔門不同時但
此章所言非顏子不能而
知顏子者亦無如曾子

章圖云右第五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稱美顏子之學

考采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孔子
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省察之
意多二章皆即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
又專以切夫大言而
氣象因可見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厚齋馮氏曰
曾子之凶友
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
曾皆為輩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
同師門則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
皆友也

校音計較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
曾子之凶友
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
曾皆為輩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
同師門則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
皆友也

物我之有間
犯而不較
故能如此
王氏曰二句句
下句仁之事○問以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
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
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
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
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
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
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
自己多須要丟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
此非謂其
著力也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
慶源輔氏曰
且以理言也
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
釋上四句
下二句非幾平於無我者不能也
問幾字朱子曰聖人
全是無我顏子是不

慶源輔氏曰
且以理言也
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
釋上四句
下二句非幾平於無我者不能也
問幾字朱子曰聖人
全是無我顏子是不

慶源輔氏曰
且以理言也
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
釋上四句
下二句非幾平於無我者不能也
問幾字朱子曰聖人
全是無我顏子是不

慶源輔氏曰
且以理言也
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
釋上四句
下二句非幾平於無我者不能也
問幾字朱子曰聖人
全是無我顏子是不

慶源輔氏曰
且以理言也
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
釋上四句
下二句非幾平於無我者不能也
問幾字朱子曰聖人
全是無我顏子是不

慶源輔氏曰
且以理言也
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
釋上四句
下二句非幾平於無我者不能也
問幾字朱子曰聖人
全是無我顏子是不

慶源輔氏曰
且以理言也
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
釋上四句
下二句非幾平於無我者不能也
問幾字朱子曰聖人
全是無我顏子是不

以我其去，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使和，
我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
能。顏子所以未達一問者，正在此。故策曰：嘗從事於
斯，非謂已能爾也。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
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
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
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或問顏子深，知義
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
雙峰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己，故人雖有犯，不忍
與之校。曲直纔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
便非包含徧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
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
以包之。○吳氏曰：子貢多問，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
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雲峰胡氏曰：聖人無
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

曾子曰：可以託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可以託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此章曾子以全德答夫子之意。○燃犀解云：託是先君臨終遺詔，以孤子託社，我可以身受其托，兼有成君德定君志不止保君身。○瑯琊代醉二十六云：古以二歲半為一尺，言五尺是十一歲，已上十五歲則六尺。○焦氏筆乘云：學林云：論語託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可以寄百里云：甲第云寄是摠攝之意，百里指侯國。言命是政命。○燃犀解云：命國命政柄也。主少國疑，一國命脈倚重臣是寄百里之威命，而攝國政，命正托孤中事。○朱子曰：百里之命，或以為民命，或以為先君遺命，皆非也。蓋只指威命而言，如云陪臣執國命是也。○補略云：大節是託孤寄命中大關節，不可奪益見其可以託孤。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本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朱子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問：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新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竊入之心。

以奇○文林貫百云大節是事變之大
君子人云云講述云君子二句重下句蓋設為疑詞以決之也○燃犀解云與也二字是反覆以致嘆美之意非抑揚口氣○夏彞仲曰與也二字誠難其人為慎擇之也

章圖云右第六年鄱陽朱氏曰此章以入臣才德節操言

而未足以竊恐不免為他人所竊也為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苟息死于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與疑辭也決辭設為也二者雖若槩言而節為之本
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然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

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新安陳氏曰既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疑其為君子人者今決知其為君子人矣太意以節為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
程子曰節操知是謂者節之所賴以成者歟

君子矣雙峯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明重在於節也○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說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捨擲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矣所謂可

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毅，魚既強忍也。新弘寬廣也。之多，廣則承載之濶。毅，反。其重非毅。

陳氏曰：強則執守之，非弘不能勝。平聲下，能勝同。其重非毅，堅忍則負荷之久。

無以致其遠。朱子曰：弘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

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若容民畜眾，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只執了說見眾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

集註 致其遠 子張篇父

曾子曰：士不云云。文林貫旨云：士是學者之稱。甲第云：士是希聖希賢的人。弘是心胸廣大，毅是持守堅耐。○然犀解云：士超凡夫之稱，不可以者有深責意。○覺路葉未齋曰：弘不在度量上說，毅不在氣力上說，總是心体自然處。○甲第云：任是負荷重，是難意。○陸聚崗拙講云：道遠即是任重之任，是處毅亦即是弘之有終也。更無二事。

弘底人便包容眾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為判別，此便是弘。○弘乃能勝得箇重任，毅便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去前面倒了。○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峰胡氏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廢也。○呂氏曰：育小者無敢為之心，自怠者無必為之志。此弘毅之反也。○通考：勿齋程氏曰：寬廣有容，足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持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石山金氏曰：曾子本意，止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為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為己任，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遠。集註本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正說此意，無規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

仁以為己任云云然犀解云仁是心之全德為己任是即仁以為己負荷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直到底而後已此其道不亦遠乎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可謂遠矣。宋子曰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二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己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未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

章圖云右第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仁以德言弘則欲其全体之毅則欲其不息之

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簣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

居之。此是寬以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宋子曰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天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新安陳氏曰此章

子曰興於詩講述云詩則
誦其所美油然動好善之
心誦其所刺油然動惡惡
之心是心之所以興起而
不容已者於詩得之也是
謂興於詩興詩可以興一
般○存疑云詩最能感動
人今世人歌曲聽之尚能
使人興起況詩乎然古人
所以興於詩處是諷誦於
朝夕之間優游涵泳抑揚
反覆真心與之投而身與
之會方能感人

集註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人之性
情有邪正詩亦有邪正邪
正二字起下文善惡字○
通義許白雲口詩本性情
謂詩本出入性情之自然
蓋心之聲為言言之成文而有音韻者謂之詩是性之動為情而見於外者言詩發揚已志出於
自然也古之天子巡守采詩以觀民風蓋擇其善者被之於歌頌之邦國如周之二南則用之鄉
人邦國雅則用之邦國朝廷頌則用之宗廟今集註乃言有邪有正金先生謂此據毛氏詩言言之

也變風變雅和者多矣但學者既知義理則凡見善即取為法見惡即取為戒固不必較其邪正
也此三人行必有師擇其善者從不善者改之意如春秋善惡比焉而自可為法戒也

抑揚反覆又曰抑揚反覆正言吟詠抑揚是吟詠之聲反覆言吟詠之不已學者於書固須口誦
心惟况詩有音節可以吟

哦詠歎則感於其心尤速
而切故能有所興起矣

立於禮講述云禮則外可
以繩束舉動而不敢縱肆

是心所以卓然堅定不為
事物所奪者於禮得之也

是謂立於禮與不學禮無
以立一般○四書錄解云

立禮所以為善去惡之心
單然自立而不為事物所

搖奪

集註禮以恭敬
云云蒙引云恭敬也敬心

也辭讓心之發也節則無
過文則無不及度有長短

之制數有多寡之宜肌肉
也膚皮也筋所以聯屬平

骸骸則脛骨也○通義許
自雲曰恭見於貌敬至於

初以弘毅二者並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
已作一意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
是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程子
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不假訓釋辭終
而意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

新安陳氏曰如二南之
正始為正鄭衛之淫奔

為邪其為言既易

而吟咏之間抑揚

反覆

新安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
下反覆謂前後重複翻倒

其感人又易入故

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

善惡之心而不能

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詩而
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

新安陳氏

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已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己
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

制度數自也既有以為處已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
又能纖悉如此○**新安陳氏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

節文度數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

音斤之束

故學者之中所以

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

心辭者不受其人遜者讓已所有恭敬律於已辭遜接於人行禮以四者為本節文度數則禮之事也品節是其大綱文章是其小目度者制度數者隆殺多寡之數此四事皆以正四者行之也

肌膚之會云云禮記禮運篇云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註肌膚之總會筋骸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維飾之則惰慢傾側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顏會云說文骸脛骨也廣韻骸骨也○通義許白雲曰肌膚本有會筋骸本有束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懈惰散漫遂至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和能以恭敬而行節文則動容周旋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既守乎禮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節不為其搖撼或奪其心志矣○蒙引云卓然自立者有定見有定力善必為惡必去自扶豎得起而外物倒折我不得故曰不為事物所奪言不能奪其所守也

成於樂存疑云樂真箇是會養人德性今且未聽樂只使人鼓琴而聽之心中就清許多塵雜之念都消盡利欲之心亦無容著聽一琴尚爾況古時音樂之備乎

許白雲曰五聲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於宮律始於黃鍾宮即黃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生商為七十二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生羽為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為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鍾之琯九寸三分去一上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為宮至南呂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得方在此○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自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踐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唱迭和去以為歌舞八音之節

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三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

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人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為律陰律為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旅陽宮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白虎通曰土曰填竹曰管黃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祝敔金曰鍾鑪此八音也○朱子曰書云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一等譜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鍾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槩下而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太呂黃鍾太簇是

為羽五節是從宮商角徵
羽順數其實乃黃鍾生林
鍾大簇南呂姑洗依前五
聲次序生去也第二無射
為宮至林鍾為羽亦然所
謂更皆是十二律皆可為
宮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
為徵商羽角相繼和去

可以養人之性情云云蒙
引云可以養人之性情以
其中和也蕩滌其邪穢去
其物欲之汙也或謂查滓
只是邪穢之查滓不知蕩
滌都無了此二句知言已
無不克禮無不復相似成
德地位也○章圖云查莊
加反亦作相煎藥滓也滓
阻史反○通義許白
雲曰養八性情言養於平
且以為應事之本也邪穢者物欲之深查滓者氣質之偏與詩云禮則消物欲而變氣質矣有未
能淨盡者又因樂以蕩滌消融之而全入於中和也○存疑云司馬遷樂書謂蕩滌血脈流通精
神只是消滯通和也朱註養其德性即此意蕩滌邪穢消融渣滓亦是做他

引云義精知之至也仁熟仁之至也和順於道德從容不待勉強也仁義以入性言道德以仁義
之本原言天道也義精究理也仁熟居性也和順道德者至命也○通義許白雲曰義精是明善
至於義精仁熟是行仁不假勉力

子一篇 集註自和順
於道德章圖自字下有然
字○通義吳氏程曰而自
下二本亦有然字今從之
和順道德如云不違仁也
細註易曰和云見易說
卦傳

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
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繁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
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
其取數之多者言之

邪穢消融其查滓 壯里反○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
欲之汙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

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 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

易曰精義入神孟子而自和順於道德者 易曰和順
曰仁在乎熟之而已

理於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新安陳氏曰此字
指樂而言三節當

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字皆學之得力處也○
問五聲十一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

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
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

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
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學者須是
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興於詩此
三句上一字以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
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
興此心也立於體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古之
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
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
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
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
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仕則
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蹈以
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為聖賢下者亦為苦士由養之
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
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
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

集註自和順

細註易曰精義云云見易說卦

子學子曰仁云云見告

論語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成處却是自然恁地與理爲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條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詭入之情性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而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勉強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成則渾全此三節其間甚濶學者於此真積而力久焉則自知之。○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

節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益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雲峰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通考仁山金氏曰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樂是融化。○賈氏紹曰興詩立禮成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也詩禮樂爲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不同過庭之訓自初學之所急者言之聖人教人雖不出乎文行忠信至於施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

集註所得之難易云云蒙引云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為先立次之成為後興者淺立者深而成又其深者也

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

去聲

下先後淺深也

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

同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天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

國在古於人章禮則未九口此章

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以資質言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以學力不至言也

廟朝廷之上而其醇醜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言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他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厚而其見散反在詩禮之後焉○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知內則至其將來得九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九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九至末稍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九○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久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通考勿軒熊氏曰灑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理正心脩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

論語

論語

論語

有所成就夫扶音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與於詩也古人自灑掃竝去應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問成於樂是古人真值學

章圖云右第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學成功之序

細註孟子樂之云云見離婁篇

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音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遊藝下脚意思耳○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太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巴適足以蕩入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入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

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雲峰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材為難矣况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通言宋氏公選曰言為學之序自其成功而言也此章兼知行言興於詩是知之功立禮成樂是行之功况知之而後能之三者皆有知行兼備之意也○又按此二章是學者為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所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矩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善信至聖神是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於聖人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理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矩則聲為律身為度權有不必言者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民可使知之通義許自雲曰民者庶民百姓也○蒙引云民指凡民而言也蓋以斯道見於民者聖人之本心也然不能使人人皆覺者則非聖人之本心也勢也故孔子說民但可使由之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日用之事固眾人所能行者故能使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章為人者以順公之意往來因循自由謂命官監學道以禮齊以禮可使是可使舞而作樂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之由若夫父子之所以慈孝則皆出於天命之自然與人性之固有者自非中人以上者未足與語此故不能使之知○存疑云由者身之所行也知者心之解悟也由是由其迹知是悟其理聖人立教使民由斯道而行則民莫敢不從及曰可使由之若心領神會知道之所以然此必在人之自得豈可以強聒哉故曰不可使知之○覺路云可使被聖人之仁不可使知聖人之仁圖治而使民知之則驩虞小康非治之極也故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揚明

宋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不可使也由之而不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昧知之而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乏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禮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遂箇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

云可使是，可鼓舞，而作興，由是身之所行之指理。

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民知，非不使之知也。○潛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由行於中，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不能，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陳氏曰：所當然如父畜慈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新安陳氏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當然之理，雖在民可律以持循，其所以然之妙，在學者難遽求其領會，而况於庶民乎？○雙峰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行，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是，暴為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

章圖云：右第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教民之效。又曰：由於理之當然者，眾人所能知其所以然者，非深造君子不能與仁與讓，故思以勸之類，皆由此理之當然耳。

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新安陳氏之愚，羣狙以比後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豈聖人之心乎？○列子曰：宋有狙公者，養狙之類，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芋，音序栗也。一云：橡子也。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為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西山

子曰好勇疾云云甲第云
好勇是專尚血氣之強疾
貧惡已之窮講述云此
兩言亂之所由生一是自
為亂一是致人為亂

已甚云云孟子離婁篇孟
子曰仲弓不為已甚者朱
註已猶太也通義許白
雲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而致亂蓋教君子當知時
審勢也不仁者固所當惡
大學所謂屏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可謂其矣理之正
也蓋時可為而勢足以制
之何憂其生亂乎若非其
時而勢不能謀計徒疾惡
之則鮮有不致亂者漢之
官者是已君子非不惡之
不得時與勢禍徧及於君子之身而國併以亡唐之末路亦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律圖必致亂章圖云朱子曰疾不仁而致亂如東漢之黨錮
律圖云右第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好惡之偏而推其言

眞氏曰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
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
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
故卒以此而不可戒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

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

一也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

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

而無義為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

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

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而不可特也自古之有才者莫若周公然假使真有

况無周公之才而驕吝者
乎要足此句左見本文特
舉周公之意而與程子此
亦甚言驕吝之不也意

相協存疑云挾已之所
有以發人是驕慥已之所
有不與人是吝又云以

能奪人是驕以財奪人亦
是驕吝亦然通義許白

雲曰驕吝只就才上見是
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

亦指才言此章才字重是
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註

於圈外取程子德字補之
微言徐徹曰驕者於

已之有餘吝者於人不足
○真註曰驕吝俱在人心

為根本才為枝葉故夫子
以為餘不足觀○蒙引云

入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峰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

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不仁之

人方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

致亂必矣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之誅

四凶是也何為而致亂乎通旨宋氏公遷曰此則其

私意而言之惡不仁之人本得好惡之正然疾之已

甚則是惡之無節而流於不正矣又按不能去之而

疾之已甚則致亂之由也力能去之則屏諸四夷不

與同中國是除亂之本也此論語

大學之言所以並行而不相悖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此章欲人尚德不尚才是假設之辭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吝吝各鄙吝音也宋子曰

論語

其餘指才使驕且各則德
喪矣○燃犀解云其餘言
其才美特緒餘學不定觀
即不足責意
能云云通義許白雲曰智
其所知者能其所能為者
技藝又是能中節日用
此四字方包括得才字義
盡
細註多才多藝書金勝篇
云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
能事鬼神

章圖、右第十一章都陽
朱氏曰此章即才德輕重
而致教戒之辭

無是驕挾已所有是吝○張子曰吾聖人才藝之多
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
雲峰胡氏曰本文如○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
字使字皆假設之辭

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

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

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其才而無其德
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太
道為向上一著事○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
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

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

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

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
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
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
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左得問氣歉
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曰如曉此文
義吝情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
吝非吝無以為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
之所無驕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
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
者所以盈於虛也○吝為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
你無便是要驕人為是要驕人所以吝○西山真氏
曰程子謂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
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此一章
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相因

子曰三年云云揚明云三年只是言其久非指定三年學是學道至猶及也毅仕者之俸○發明云三年正見其久意非謂直三年而已也重心上說○湛甘泉曰毅者祿也至者及也學三年不及於毅不謂爵祿也爵祿不入其心也心不累於爵祿其志篤矣○講述云學所以爲己也一念及於利祿便是爲人學不志於毅以心言謂工夫專去力學心中全不想那利祿故曰不志三年言久也不易得非不可得見之意言此人見定守定無私無累實世間罕有的如之何可易得也○合喙云至字只依原字至到也猶於人云想不到也○表此日謂之至者不粗身履其地即念頭打此經過亦是至也○蒙引云謀道不謀食爲己不爲人孔門頗曾開之外少者不爲祿而仕者故孔子嘆之與

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爲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爲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爲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胡氏曰驕張太吝收縮姑以驕吝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閉藏者爲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爲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入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是藏者難知學者欲翦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可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毅不易得也易去

子曰篤信云云甲第云篤信是正道信得真○圖解云守死言所守者堅非是真死善道是所守要捨合乎道○黃葵峯曰守死者守之以死也非謂硬死也猶云至死不變即死而後已之意所以甚言其守之固也○存疑云好學是慕道心切汲汲然欲講學以明道也夫子之好古敏求也是也善道是所守處要恰好死不傷勇也○蒙引曰無有用功篤信而不能守死者故曰守死者篤信之效是有守也亦無有用功好學而不能善道者故曰善道者好學之功是有學也既云守死者篤信之

毅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宋子曰此處解不至作志稍通耳○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爲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子祿爲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不至於毅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

篤厚而力也宋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又如下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

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正蒙云篤信不好學不越篤善人信士而已

許行陳相見孟子滕文公篇
召忽荀息見左傳

傲之耳○脉云邦指一國天下指一世社稷之將亡是危邦紀綱之已紊是亂邦不入不居起脫世垢以待清不祖遠害而已天下有道道已存于世則以所學所守之道飲而獨善其身○蒙引云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此其所以為鳳凰使神龍有欲人得而醢之士失去就其可忽諸○集註見危授命憲問篇曰今之成人云云見危授命云云注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子張篇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

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宋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

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荆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于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有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

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

去之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幾而作則

亂必危危不可去矣○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善哉

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賢遍反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宋子曰有

邦有道云云蒙引云上邦字指國對天下此邦字單言指一世而兼國

律注無可行之道云云蒙引云無可行之道無能守之節以出處言而去就在其中
孫確爾雅秋止疏云確小石也碌碌多貌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音音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爲其進而

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審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遇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雙峰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存隱而已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出處去就之義以學識操存爲本

君子全德講述云君子全德學守兼全也宋儒謂此兩句是吾儒八字箴

細注雙峯云云邦有道云云蒙引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有守亦是學而見得透也天下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守而果於行也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爲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爲無守雙峰之說可疑也

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已進不失義若或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爲有以矣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爲恥也○晁氏曰有學有守

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上聲之分去聲明然後爲君子之全

德也雙峰饒氏曰邦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雲峰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爲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十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

信而如古見述而篇

今色足恭見公治長篇

憲問秘見憲問篇

惡衣惡食見里仁篇

衣敝云云見子罕篇

子曰不在云云蒙引云有是位則有是政政乃有位者所當謀也若不在乎其位則其政乃吾分外者亦不謀其政也○又云此位字大抵以臣言不必說不在君之位則不謀君之政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之矣此是言外意昔温公為相問伊川曰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伊川曰先從泛論人才則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君之口入於光之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所謂不在位不謀政也不在位而謀則為思出其位于分外之事也非惟不必謀自是不管謀也此是界限處謀是思所以處之非但泛論而已故注以在字代之○存疑云此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是謀欲為之也故不可若窮居

思天下之事草莽之言當世之務亦其謂出位乎○發明云此亦有為而發當時大夫謀諸侯之政陪臣謀大夫之政而防維壞矣故發此以警之○覺路繆西谿曰謀有干預欲行意非只口中議論亦非直心中計慮雖為當時惠政而發亦是箴砭尸位○盧末人曰此節與君子素位而行君子思不出其位意略不同蒙引云此自下之不可謀上言○直解云此戒人越位玩程註以專指在下者不可謀公卿大夫之政朱子小註却謂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又如彼此前後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據此還宜廣說○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以分限言

子曰師摯云云微言徐微發曰始字重看曰始者志師摯之終適齊也有追思嘆美之意○合咏曰當時師摯已適齊故著一始字師摯在官之始也正夫子

死生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淡為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為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拳拳焉○通旨朱氏公遷曰巧言令色足恭憲問恥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即其可恥之事而言已上皆以道心言如恥惡衣惡食之恥則又人心之私也故衣敝緼袍而不恥乃所以為賢非所以為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不出其位之意問而告者乃推廣餘意也○或問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朱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取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于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待聖人之意○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謀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為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

正樂時也○指南云師摯

之始全此追嘆魯樂之盛
夫子自衛反魯之時適師
摯在官之始當時詩樂盡
皆厘正而關雎為樂之卒
章乃急節處而其和平之
雅韻猶洋洋乎盈滿于人
之所聞則初之美盛可知
時師摯已去不得復盛此
夫子所以追嘆也亂獨取
關雎者大武之樂成於武
王實本於文王修齊之化
故樂終奏此以其韻使人
知王業所本而象成之樂
有所自也○湛甘泉曰始
者初也師摯在樂之初也
何謂關雎之亂也以與師
摯之始互文也而言其始
終全美也亂者卒也關雎
之作自初而至卒首尾之
洋洋和盛而文滿乎耳也
蓋一唱三嘆而有餘音者
也○蒙引云關雎一詩在
詩則為首章在樂則為卒
章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
耳哉舉終以該始言自始
至終皆美盛也○講述云
亂雜也樂終之雜聲也樂
奏既成隱括其篇章之大
要以卒之故曰亂○又云
洋洋耳不專言亂自始至
亂而成不要其成無以見
其美盛

亂而成不要其成無以見其美盛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其止樂之功

百衛云云見述而篇

聖適齊云云見微子篇

子曰狂而云云蒙引云聖
人說凡人氣質不齊不能
以皆無病然有是病亦必
有是德然後可以入於善
以理論之狂雖是病然猶
幸其直也今也狂而不直
侗雖是病然猶幸其愿也
今也侗而不愿慳慳雖是
病然猶幸其信也今也慳
慳而却不信只存得不好
處其好處又都無了將焉
用哉然聖人無棄人今日
吾不知之矣其絕之之辭
然使其知為聖人所絕而
改焉是亦不屑之教誨也

師摯魯樂師各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

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

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程子曰洋洋盈耳

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

正曾不用而放棄之也○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

卒章朱子曰自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

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楚辭註

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亂為首其輯之亂曰自

舌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樂

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

古曰古賦未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

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

實傳其聲音者也○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

雎之末章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

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

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

太師樂在死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

最後歎通旨朱氏公遷曰此自樂之中專主聲音而

言之語魯太師樂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三章見聖人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
慳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

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狂是好奇高大便要

傲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

論語

三十一

○存疑云直是無漏曲是
曰是非曰非有曰有無曰
無是無偏曲直也乞醢而
乞諸其隣是曲意徇物非
直也狂者志意高遠動慕
古人雖未能然然却平心
應物是曰是非曰非有曰
有無曰無更無曲意徇物
如微生高乞醢底事○又
云在侗恠恠雖是病尚有
可進之資不直不信則無
可為矣故曰吾不知之矣
蓋因其不足與有為而絕
之也○李南黎曰狂謂放
蕩不羈直謂任自然恠謂
淳厚信謂真實狂恠者
氣質之偏○照解云侗蠢
然愚魯吾不知之者猶云
不可解也絕之也憐之也
醒之也

集註天之生物見中庸十七章

突底人愿謹厚是謹守故常不敢妄動恠恠無能是才拙無能幹底人

子下篇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註胥潔也

侗無知云云存疑云侗無知是不聰明心下鶻

不屑之教誨孟子告

不解事底人宜謹愿恠恠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
真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慶源輔氏曰狂者
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不解作為今乃不然
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絕
之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
屑之教誨也○新安陳氏曰在侗恠恠者氣稟之偏
蔽不直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
習又不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其絕之之辭便其知
為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
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
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
德故馬之蹄齧倪結者必蹇是
新安陳氏曰不善走者必馴孰有是
其不善者必馴此有是德則有是病之譬也

曾圖云右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下愚之質而為儆戒之辭

子曰學知不及云云直解
云夫以君子之學其勤勵
警惕有如此者此所以能
成其學也不然則心不在
焉或作或輟終亦豈能有
成也哉○甲第云如不及
是此心汲汲求道如追物
不及一般○諸說辨斷姚
承庵曰此二句皆以心言
一申說學以致乎其道其
趨之也若赴若追如有所
不及矣而收收汲汲猶恐
終無以究其歸蓋如不及
者必欲求其得猶恐失之
者恐其終不及也此總得
狀學者之心如此非既得
而恐其失也○燃犀解云
總作一氣讀非有兩層如
登百尺之竿皇皇如不及

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慶源輔氏曰氣質不
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
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棄才
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潛室陳
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
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如今
有狂人者都恠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
有己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恠地謹厚
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動恠恠者無
能為底大都一向恠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為底人
也都曾用許多詭詐在侗恠恠這是得之於氣如此
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却習得如此
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章狀學者之心

論語八

三

矣但恐墮落的光景
又敬也

版過按放過猶放下著也
打章之意也

公勸學文曰勿謂今日不
學而有來月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資半級而自視侈然以權自振者何其卑也巍巍乎舜禹二聖人之有天下也以匹夫之身一旦而享天子之貴而能處之超然不以爲樂若無所與於天下一般此其氣象視尋常人何啻萬倍其巍巍可知巍巍言其大過人也若以有是位而遂盛其氣則自卑小矣原來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又云巍巍高大貌此高大以氣象言下文是有天下而不與則天下爲小舜禹之心爲大有以包乎天下而天下不足以繫其心○又云獨舉舜禹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以爲意尤見其巍巍○直解云此替舜禹之不可及巍巍乎三字貫下做一句讀巍巍者超然物表之謂不與猶言與心上不相干涉○又云孔子說聖人之識見度量迥與常人不同○覺路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荀勇然

惟恐其或失之猶恐失之如今學者警學者當如是也

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

熟視也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新安陳氏曰爲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尚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

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

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

勉

明白便不可也新安陳氏曰即是莫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朱子曰此君子所以望

學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爲學用上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發明恐

失之義才放過待明白便緩便失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

音也○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

洛也○今人纔富貴便被他人勾惹此是爲物所役是

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

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

云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
章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
與冠掛履脫時無以異有
者天下而舜禹心上無有
天下天下自有而天下不
有於舜禹之心○照解云
若只說不以位為樂恐賢
君皆然不止舜禹也其魏
魏廣大之心體不見有天
下與於其象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輕
視外物之心

子曰大哉堯云微言云

大哉二字只是魏魏蕩蕩
為魏乎煥乎之總名下即
句句形容其大也成功文
章正是為君裏面事豈可
輕看朱子深視無名而淺
視成功文章遂分而為二夫蕩蕩不可名非言其德謂其廣運而不可以一德名耳人遂過為抑
揚則註為之作偏○孫淮海近語云大哉者放勳之謂德業之總統也蕩蕩魏乎煥乎皆所以見
其大也○兵無障曰大哉堯之為君即大字便含下廣遠意而虛贊之耳若云至極不可加是說

至非說大也堯德總統積之身心而潛乎默被於天下即下成功文章都是在內非專就心體廣
運言○蒙引云惟堯則之正中庸所謂配天也則下句非惟堯則之實欤

則猶準通義

魏魏乎其云云講述云成
功是治治功所就卓越千
古故曰魏魏文章是政政
跡所著且下不廢故曰煥

○蒙引云揚雄亦謂法始
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古
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
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
有所不及考之曆象稽之
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
嗚呼盛哉○又云成功是
事業成就處如百姓昭明
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文章
是其所以致成功底成功
以績效言文章以其所施
布之天下者文章禮樂法
度也禮樂教也法度政也

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似不曾有相似豈
不是高○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
與上見
其魏魏

此章見堯之大

以盡君道言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魏魏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
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
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朱子曰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只是尊
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雙
峰饒氏曰天之魏魏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

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
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
君之事耳

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
新安陳氏曰上文魏魏言天煥光明之
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
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
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
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
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
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
法則之則朱子想以末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猷陽
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德
業之盛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記者因夫子
才難之嘆而先記之曰舜
紹堯而有天下者也當時
有臣五人股肱耳目出二
帝之間

二句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
煥然而已雲峰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
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
天地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私列皋陶音伯益勿軒熊氏曰按虞書

契皋陶禹治水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皋陶禹欲
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虞延
之臣五人其尤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水
土稷名棄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為司徒
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
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

武王曰予云鶴林玉露

曰楚辭云淩秋菊之落英
秋者云落英也如詩訪落
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
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奠
為香以擾為馴以謙為足
以時為正以原為再以落
為崩○左傳襄公二十八
年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
臣十人○蒙列云武王曰
予有佐治之臣十人所以
克商而造有周之業者此
十人之力也則十人亦盛
矣

用而惡物
不為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
亂謂之亂猶治汗謂之

汗也則亂之訓治久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古文尚書
德惟亂否德亂二字正與集註合亂字從爪從系從
乙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人亂字加乙與亂字
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書家以亂訓治其加乙者
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
亂訓治而為煩亂乃通
十人謂周公旦召實照公

奭施隻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於閔天反散上宜生

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
之母文王妃大妣也離詩曰

孔子曰才難云云陳紫峯

淺說云舜之五人尤盛於周之十人者人才不以多寡為盛衰也顧其人何如爾十人之中惟周公且太公望無愧於五人餘非五人匹也○蒙引云才難一條夫子本為周言而援及唐虞耳當時門人聽言者亦甚高識便敢把舜之五人為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其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為嫌○直解云吾聞古語說人才之生最為難得以今觀之豈不信然矣乎蓋自古聖賢相承如唐虞交會之際其時氣運方隆人才輩出固極盛而無以加矣自此後則惟我周為盛焉唐虞固有五人以替成風動之功我周亦有十人以夾輔永清之烈是我周真與唐虞比隆而非夏商之所能及也然數止十人已為小矣而中間有婦人焉其實奔走禦侮之臣不過九人而已以我周之盛而賢臣止

於九人豈不為難得哉然則才難之一言信乎其不誣矣
唐虞之際再見於斯為盛更見天子尊周意○揚明云斯指周室為盛言人才盛於周○又云除邑姜在外只有九人此處正見才難○表了凡曰唐虞止得五人而周有十人是周為盛矣猶於今為烈之義○李南黎曰一說於斯為盛自唐虞交際之盛直到今方盛亦通宣父嘆惜人才寔掄揚昭代之意
律註才者德云云蒙引云才者德之用也此章言才皆就用途說不是兼躰用是有躰之用也
際交會云云揚明云際是堯舜繼作而禪代交會之間

亦右
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武王后
大公女

九人治外邑姜治內
南軒張氏曰邑姜亦
婦人之有聖德者
或曰亂本

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
虞至為盛作三句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通考吳氏
程曰上係

武王何以孔子之言上接武王也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武王君也孔子臣也記者謹之稱族所以尊君也凡對君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問皆然

西山真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才子才難是也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於德雖才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為小人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虞河東太行山號西地舜居之以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為號

盛於此
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問了
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
新安陳氏曰舜即位初允官多堯

三分天下云云覽路馮五
玉曰三分有二就民心言
非真畫地而分也○摘訓
云服事是連綿字謂順服
奉事○兵無障曰服即帖
服之義見文之事紂出於
中心若衣之附本然無一
毫勉强之意也

舊臣可見唐虞交降身夏商皆不能及新安陳氏曰

會間人才之盛集註補此八

字方解得去此處必有缺誤看然猶但有此數人

分有二一節突起無頭缺文可見爾是才之難得也

慶源輔氏曰譯味夫子之言便使

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若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

而後禹臯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

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真元會合

之運直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

卿為主可謂眾矣之意况唐虞人才

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

矣即率字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

者六州荆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勿

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大王遷岐文

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

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范氏曰文

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

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

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宋子曰孔子稱至

而不為者也○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

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

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說
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丞哉武
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
取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又曰
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
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
去臣位以商之先主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
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
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
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悔心
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
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
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厚齋馮氏曰不曰文
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曰
泰伯不從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商其於名分之
際嚴矣宜太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微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二節見人才之難得下一節贊美文王能盡臣節

子曰禹吾云云文林貫旨
云畢宮室是陋小屋宇○
脉云以仁敬二字作王無
間言其盡君道也只在心
之純上看心純乎仁敬無
半點已私與于其中故不
可以間議之鬼神是宗廟
之鬼神○徐岩泉曰菲飲
食惡衣服畢宮室亦非聖
人作意為之只是不求美
纔有我左求美聖人忘已
而不忘天下○蒙引云黻
冕只是祭服不兼朝服言

指得非專為名分言歟以泰伯文王為至德以武為
未盡善非微指歟通旨朱氏公遷曰言德之極其盛
者即其事而言之文王是盡臣道泰
伯是兼盡臣子之道故皆以至德稱之或曰宜斷音短
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
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虛誣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

孝鬼神謂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
云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之子之鬼

集註享祀云云左傳僖公
五年公曰吾享祀豐潔
細書云奉云云見太甲
中篇

神衣服常服蔽蔽膝也以韋為之未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

謂之韠厚齋馮氏曰黻其色皆赤尊卑冕冠也以淡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氏

曰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俛以得各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

界備旱潦音老者也或問溝洫之制宋子曰見於周禮

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

是也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

為成成間有洫洫澆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

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澆水潦則泄水也或

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

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

管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鄴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勤儉之徒

飾者宗廟朝音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

音何間然之有胡氏曰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

所以不容於非議也雲峰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

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為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

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勤

不以位為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終

各章頁目等六卷

歸德府志卷之六

其所以與之實也
不以好者其天
豐陳墨丸之命非中笑○
其見之於海以海中不感其
其見之於海以海中不感其
其見之於海以海中不感其
其見之於海以海中不感其
其見之於海以海中不感其
其見之於海以海中不感其
其見之於海以海中不感其
其見之於海以海中不感其
其見之於海以海中不感其

歸德府志卷之六

